

中國邊政

چین چینگارا سیاستی

ཀུང་པོ་འཛིན་མཐུན་ཡིད།

ཀུང་པོ་འཛིན་མཐུན་ཡིད།

目錄

129

學術論著

一七二七年以前中國政府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統治	(1)
西藏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微妙關係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11)
成吉思汗傳(十三)	(15)
一代天驕在名山	(23)

學術活動及導

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第六屆學術討論述要	(26)
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系列演講	
· 蒙古族的社會與文化	(28)
· 滿族的歷史與現況	(34)
「兩岸民族學學者交流座談會」紀要	(38)
中國邊政協會第三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	(46)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智慧藏

一七二七年以前中國政府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統治

樊明方

一、清代以前中國各代政府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管轄

唐努烏梁海自古就是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居住地。①公元前三世紀，中國匈奴族在北方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奴隸制軍事政權，居住在葉尼塞河上游的結骨部被匈奴征服②。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匈奴成為漢朝的臣屬。公元二世紀中葉，東漢所屬的鮮卑族崛起於遼東塞外，「盡據匈奴故地」③。「三國時，鮮卑首領軻比能被曹魏封為附義王。五世紀初，北魏所屬的柔然部取代鮮卑。六世紀中葉，原居於葉尼塞河上游及阿爾泰山一帶④的突厥部推翻柔然政權，統治了漠北。六三〇年，東突厥被唐朝滅亡，漠北為突厥屬部薛延陀所割據。

此時，都波（或作都播，元代稱禿八或禿巴思，清代稱唐努烏梁海，即令圖瓦）人居住在唐努烏梁海地區。都波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最先在《北史》和《隋書》中提到⑤。唐朝初年，都波作為木馬突厥三部落之一，是位於薩彥嶺以北的結骨部的屬部⑥。薛延陀崛起之後，都波與結骨一起，處於薛延陀的控制之下。六四六年，唐軍擊破薛延陀，鐵勒回紇、拔野古、同羅、仆骨等十二部酋長都請求服屬唐朝，表示「願得天至尊（唐太宗）」做他們的可汗，並要求於其地「置漢官司」，即設置唐朝的政權機構⑦。六四七年初，唐政府宣布在大漠以北鐵勒居地設置六都督府、七州。六四七—六四八年，骨利干、都播、結骨等部相繼遣

使入貢，「請置唐官」⑧。唐於骨利干部置玄關州（後改余吾州），於結骨部置堅昆都督府。都播是結骨的屬部，唐努烏梁海自然屬於堅昆都督府管轄。堅昆都督隸屬於燕然都護（燕然都護府後改瀚海都護府，又改安北都護府），唐努烏梁海從此歸入唐朝版圖。

都波人朝見唐朝皇帝，史有確證。俄國人拉得洛夫著有《蒙古的古突厥文牌銘》，其第三一七頁收錄的唐努烏梁海白葛勒地區突厥文墓碑第一行說：「在我二十五歲時，我朝見唐朝天子，受賜金銀」。都波貴族還接受唐朝的官職和尊號，在唐努烏梁海地區突厥文墓碑中可見到以下幾種：都督、職使（刺史）、長史、將軍、公主。都波貴族稱他們的妻子為「公主」，而且還幾乎都稱為「閨中的公主」。都波地區出土的二十多通墓碑中，差不多一半有與「公主」或「閨中的公主」永別的話，可見這個漢族皇帝女兒的尊號，都波貴族是非常喜愛的⑨。

唐朝時期，中國內地人民對祖國的領土唐努烏梁海已有相當的了解。關於都波地區的民情風俗，《通典》有如下記載：「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⑩。都波境內多山，冬月狩獵都使用木馬。《新唐書》記載說：都波人「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⑪。狩獵民族的這種傳統的生產工具，在這個四面環山的地區，沿用了很

多。

武則天時期以後，都波與漠北鐵勒諸部為後突厥汗國所征服和統治。七四五年，回紇部在唐朝支持下率鐵勒諸部消滅後突厥汗國，建立回紇汗國。回紇汗國曾在唐努烏梁海盆地建立行宮。九世紀中，黠戛斯大破回紇，稱雄於漠北，唐努烏梁海成為黠戛斯屬地。

唐朝滅亡後，唐努烏梁海地區先後處於遼、金統治之下。遼代，住在今葉尼塞河流域的轄戛斯（黠戛斯）是遼的屬國。一九五九年，蘇聯考古工作者在唐努烏梁海發掘出一二〇座中國建築物。據《蘇聯考古》雜誌報道，這些建築物的屋頂，「蓋的是中國型的焙燒得很精緻的琉璃瓦……屋脊和屋角有富麗堂皇的大量雕塑品：有張口卷身的巨龍、美麗動人的鳳凰」等。在這些建築物中還發現「中國的上釉器皿、磨盤……以及中國型銅錢。這些錢幣都是同一時期的，寫著『大金通寶』」^⑫。這說明了當時唐努烏梁海與中國內地經濟文化聯系的深度和廣度。

一二〇六年，蒙古族首領鐵木真統一了蒙古草原，自稱成吉思汗。次年，他命長子朮赤北征「林木中百姓」^⑬。朮赤降服了唐努烏梁海地區的主要居民禿巴思（即都波）人以及附近的幹亦刺、撼合納等部，取得了整個唐努烏梁海的土地。當時幹亦刺人居於華克穆河上游，撼合納人在貝克穆河流域，其餘地區為禿巴思人居住。成吉思汗將收服的幹亦刺各部並成四個千戶，交由該部的一個率先歸降的首領忽都合管轄，禿巴思人的住地則歸成吉思汗直轄，這些地區以後成為元朝嶺北行省的組成部分。

唐努烏梁海克穆齊克河流域在元朝稱為謙州。《元史》記載說，「謙州，亦以河為名，……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⑭。吉利吉思的中心在葉尼塞河與阿巴干河一帶，謙

河指烏魯克木河（葉尼塞河在唐努烏梁海境內自見克穆河與華克穆河匯合處往下的一段）及其以下的葉尼塞河干流，唐麓嶺即今唐努山。「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正好是克穆齊克河，謙州是它的譯音，既是河名，又是地區名。

成吉思汗占領謙州之後，這裏成為屯兵重地和手工業中心。成吉思汗利用謙州「出良鐵」和盛產毛皮的條件，將從金朝俘虜來的成千工匠遷到這裏，設置若干工匠局，專門製造武器甲冑^⑮。冀州人賈塔刺渾率領的炮手軍曾在謙州駐扎過，後來在西征中亞時起過一定作用^⑯。漢族工匠還在這裏「織綾羅錦綺」。謙州「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是漠北少有的糧食產地^⑰。

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做了蒙古大汗。當時窩闊台後王海都與忽必烈矛盾尖銳，謙州以西地區歸海都管轄。出於與海都作鬥爭的需要，忽必烈對唐努烏梁海地區著意經營。在他即位之初，就派名將脫倫闐里必之子伯八為駐守謙州萬戶^⑱。一二七〇年，即忽必烈正式改國號為大元的前一年，他派遣沚梁祥符（今河南開封市）人劉好禮到唐努烏梁海地區，擔任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烏斯、昂可刺等「五部斷事官」、「以比古之都護，治益蘭」^⑲。經過各族人民多年的建設，益蘭州當時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城鎮。劉好禮到任後，在此修建了官廨、倉庫，設置了招待過往官員的傳舍。元朝政府還設立「欠（謙）州武器局」，負責製造、修理和管理軍事裝備，並派遣軍隊在謙州屯田^⑳。元朝政府還在謙州征收賦稅。謙州盛產岩鹽和池鹽，不用人力加工，天然生成「調味甚適口」。有人曾經建議「榷鹽酒可以佐經費」，由於劉好禮的反對而未實行。但是成吉思汗的「幹耳朵（大營盤）」卻一直以此為收入，用鹽「為課程抽分」^㉑。

劉好禮為發展謙州經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當地居民原來習慣於用杞柳樹做杯皿，用「剝木為槽」的獨木舟渡河，也不會鑄造農具。劉好禮將這些情況報告元朝政府，元政府就派內地工匠來傳授制陶、造船、打制農具的技術，這對當地生產技術的提高起了促進作用^②。當地少數民族人民對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元朝政府向他們傳授播種小麥和修築運河技術知識的故事，幾百年後仍在當地流傳^③。元朝政府還常向唐努烏梁海地區調撥錢鈔、糧食、衣裳，供應農具和漁具。雖然這些錢物只向屯田軍、官匠戶、站戶等發放^④，但對當地生產的發展不無裨益。

元朝的大統一加強了國內各民族間的交往。唐努烏梁海成為秃巴思族、蒙古族、漢族等幾個民族雜居之區。《元史》說：「謙州，……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⑤。當時把秃巴思等泛稱為回紇，加上蒙古和漢人，很準確地反映了當時謙州存在的三大民族成分。

謙州等地的居民，由於各種原因被成批遷往內地。如一二六五年和一二七〇年，忽必烈政權先後遷謙州諸色匠戶和甲匠到中都和松山^⑥。

拉施德《史集》記載，謙州「有很多城市和村落」^⑦。據考古發現，益蘭州、埃及格斯河以東的拜哈克附近，烏魯克木河南沃馬克地方都有元代城鎮遺跡，這三城出土文物的風格和取材都同中國內地一樣^⑧。一九四九年，在烏魯克木河以北的圖蘭城發現了元代的鐵犁，犁的撥土板上鑄有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的記號^⑨。它同唐努烏梁海地區已經發現的其他文物和遺跡一起，是歷史上元朝曾在這裏實行有效管轄的見証。

元明之際，唐努烏梁海由蒙古瓦剌部控制。明代中期，蒙古達延汗擊潰瓦剌部，將唐努烏梁海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

二、唐努烏梁海歸附清朝

明末清初，唐努烏梁海屬於喀爾喀蒙古扎薩克圖汗部和托輝特首領管轄。「和託輝特為喀爾喀極邊，西近厄魯特，北近俄羅斯，俗喜斗，烏梁海復錯處其間，捕貂射獵，依木而居，納賦和託輝特，有事則籍之為兵」^⑩。蘇聯沙斯季娜《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一書多處講到和託輝特首領對唐努烏梁海一帶的管轄，書中說：「一六〇九年以後的幾年裏，「托木斯克將軍衙門的管轄範圍已大大擴展，但將葉尼塞河流域及其南面的一些支流流域確屬俄國所有這一工作進展很慢，因為這些地區實際上處於碩垒阿勒坦汗統治之下。『在上述範圍（指葉尼塞河、額爾齊斯河、鄂畢河的上游地帶——作者）內，俄羅斯人經常要和蒙古人及卡爾梅克人打仗……要和阿勒坦汗，有時還要和卡爾梅克的洪台吉平分徵收毛皮實物稅的權利』^⑪」。

據沙斯季娜這本書記載，一六三一年後半，俄國托木斯克將軍塔捷夫的使者卡里亞金「到達了克姆契克河（即克穆齊克河——引者注），當時那裏是阿勒坦汗的主帳所在地^⑫」。

一六五二年，和託輝特首領俄木布額爾德尼率軍四〇〇〇名越過薩彥嶺，進入吉爾吉斯人游牧區。俄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將軍派遣屬員科洛夫斯基前去阻攔。「由於談判和科洛夫斯基要求的結果，阿勒坦汗被迫撤到薩彥嶺後面^⑬。」可見薩彥嶺後面的唐努烏梁海地區當時是為俄國所承認的和託輝特首領的轄地。

五年以後的一六五七年，俄木布額爾德尼的兒子羅卜藏台吉額琳沁率軍七千到距離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五日路程的葉爾巴河畔扎營。俄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將軍派遣五十人長科利佐夫去見羅

卜藏台吉，要求他離開此地。「羅卜藏回答說，他現在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這哪裏是你們君主的土地，這塊土地自古以來就是我們的。』^{②④}」這裏和托輝特首領認為唐努烏梁海以北地方自古就是自己的屬地，唐努烏梁海自然更不待言。

一六六二年，羅卜藏台吉額琳沁因干涉扎薩克圖汗的王位繼承問題與土謝圖汗等王公發生戰爭，羅卜藏被打敗，他「便退到自己的游牧區……在葉尼塞山區游牧。」俄國托木斯克當局派出拉弗羅夫使團前來訪問。羅卜藏駐扎在克穆齊克河畔，拉弗羅夫在那裏找到了他。^{②⑤}從上述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出，十七世紀中葉，唐努烏梁海地區不但在喀爾喀和托輝特部的管轄之下，且常常是該部首領的駐地。

唐努烏梁海服屬於和托輝特，和托輝特則服屬於清。和托輝特首領與喀爾喀扎薩克圖汗格埒克延丕勒同族。明朝末年，和托輝特首領碩垒烏巴什建立了鞏固的封建領地，「呈隸扎薩克圖汗，實自爲一部。」^{②⑥}清朝統一內蒙古地區後，喀爾喀各部開始與清朝通好。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冬，清朝封喀爾喀八個大封建主爲扎薩克，此時碩垒烏巴什已經去世，他的長子俄木布額爾德尼被封爲八扎薩克之一。俄木布額爾德尼死後，其子羅卜藏台吉額琳沁繼位。此人曾兩次作亂於扎薩克圖汗部，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被扎薩克圖汗成袞及其子沙喇俘獲，後逃至準噶爾和西藏。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喀爾喀各部封建主會盟於土謝圖汗部庫倫伯勒齊爾，清理藩院尙書阿喇尼等奉命赴會調停各部封建主之間的糾紛。清政府在會盟期間又封一些人爲扎薩克。鑒於和托輝特部自羅卜藏台吉額琳沁西奔之後久已無人主政，阿喇尼奉命授根敦爲扎薩克，「領和託輝特眾」。根敦是俄木布額爾德尼弟弟杭圖岱之子，羅卜藏台吉額琳沁的堂兄弟。

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七年）以後的幾年間，喀爾喀各部在準噶爾首領噶爾丹軍隊的打擊下大舉南遷，獨根敦率部在漠北色楞格河、杭愛山、阿爾泰山等地與噶爾丹周旋，屢建戰功。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三年），根敦遵照康熙帝命令率部南下，清朝封他爲多羅貝勒，仍兼扎薩克。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親征噶爾丹，根敦率部參戰，被獎賜冠服。次年卒，長子松津僧格降襲扎薩克輔國公。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松津僧格卒。因松津僧格無子，根敦嗣子博貝降襲扎薩克一等台吉，管理旗務。次年清廷改封博貝爲扎薩克輔國公。^{②⑦}

由于一六五五年以後和托輝特部成爲清朝的屬部，通過和托輝特這個中介，唐努烏梁海也就成爲清朝的一部分了。

然而，在十七世紀末以前的幾十年裏，清朝通過喀爾喀和托輝特部對唐努烏梁海實行的統治很不穩定。當時唐努烏梁海西南面的科布多、烏蘭固木一帶爲厄魯特、喀爾喀「混雜駐牧」之地^{②⑧}，西面和西北面爲準噶爾轄區。準噶爾與和托輝特部時常發生武裝衝突，和托輝特部時勝時敗，唐努烏梁海附近地區有時被準噶爾勢力占據^{②⑨}。在此情況下，和托輝特首領對唐努烏梁海的管轄自難嚴密。一六八八年以後的幾年間，準噶爾首領噶爾丹占領了喀爾喀大部分地區，和托輝特首領更難對唐努烏梁海實行有效的控制了。

十七世紀初，俄國勢力擴張到葉尼塞河中下游。從此時起，包括唐努烏梁海在內的中國喀爾喀扎薩克圖汗部和托輝特的領地進入了俄國擴張主義者的眼簾，成爲他們侵略的目標。十七世紀初至七〇年代，俄國曾進行過一系列陰謀活動，企圖將包括唐努烏梁海在內的中國喀爾喀和托輝特部領地攫爲已有。

一六一六年，俄國托博爾斯克將軍庫拉金派遣丘麥涅茨等人

來到和托輝特首領碩壘烏巴什的駐地，勸說地「臣服沙皇」，碩壘烏巴什「認為沒有宣誓效忠沙皇的必要，他只力求同強大鄰國建立友好關係。」因此，他「用喀爾喀西部全權主人的態度、以對等的身份」接待了丘麥淖茨使團^④。此後俄國又曾幾次勸誘碩壘烏巴什歸附俄國，均被拒絕。碩壘烏巴什於二〇年代末死去。

一六三四年，俄國政府派遣圖哈切夫斯基使團來到碩壘烏巴什的繼承人俄木布額爾德尼的住地，勸誘俄木布額爾德尼向俄國沙皇宣誓效忠。俄木布額爾德尼拒絕了這一要求，只委派他的代表與圖哈切夫斯基共同進行了「表示平等雙方兄弟結盟的宣誓。」在談判中，和托輝特代表要求「將卡欽韃靼人，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城堡，通古斯韃靼人，葉尼塞城堡……全部交給阿勒坦汗^④。」

一六三八年，俄國派遣斯塔爾科夫使團前往和托輝特首領住地，強要俄木布額爾德尼向沙皇稱臣納貢。俄木布額爾德尼憤怒地拒絕了俄方的無理要求。在首次接見斯塔爾科夫時，他拒絕先問候沙皇健康，「卻堅持要使節們首先問候他的健康」，並將這些不問候他的健康的俄國使節趕出了帳篷。他還停止對俄國使團的食品供應，使這些狂妄的俄人受到挨餓的懲罰^④。此後若干年間，俄國政府只好將侵略野心暫時收起。俄木布額爾德尼去世以後，俄國又派使節誘迫他的兒子羅卜藏台吉額琳沁降俄，但也一次次遭到拒絕。一六六〇年，羅卜藏台吉額琳沁向即將離去的俄國使節格列切寧表示，他「願意和莫斯科保持友好關係，但要保持獨立地位，不做俄國的臣民。」直到一六七九年最後一次接見俄國使節時，羅卜藏台吉額琳沁仍然「不願先祝願『沙皇長壽』，不願說帽」，並把他和沙皇俄國之間的關係「理解為友好聯盟^④」此後，俄國停止了誘騙和托輝特部首領歸順俄國的活動。

十七世紀末，清軍經過八年苦鬥，打垮了噶爾丹的軍隊，噶

爾丹於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暴病身亡，殘部陸續歸降，清朝截定了漠北。喀爾喀諸部勝利返回故土，其「西境直抵阿爾台山嶺^④」經過編設盟旗，喀爾喀蒙古的戰鬥力顯著增強。十八世紀初，除阿穆爾河一帶以外，包括克穆齊克河流域在內的整個唐努烏梁海盆地都在清朝的管轄之下。當時這個地區的東部和中部由和托輝特首領博貝管轄，西部由歸降清政府的厄魯特王公策什安布（又作策凌安布、車零旺布）管轄。在此情況下，清政府一面在科布多、烏蘭固木等地駐扎精兵、建築城池、開展屯田、修建驛道，一面採取恩威並用的辦法招撫尚未歸順的烏梁海人^④。

當時有個名叫和羅爾邁^④的烏梁海頭目率部居住吹河地方。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和羅爾邁越界射獵，被清朝軍隊擒獲，博貝將其縛獻朝廷，康熙免去其罪，重賞遣還。（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繼噶爾丹任準噶爾部首領的策妄阿拉布坦又謀侵喀爾喀，康熙帝命將軍祁里德率軍赴推河偵御，和托輝特首領博貝率部從往。博貝上奏康熙皇帝說，準噶爾部敢於騷擾，是因為有烏梁海人為其屏障；清朝廷批准他帶領所部兵一五〇〇名，前往招撫烏梁海及策妄阿拉布坦所屬厄魯特杜爾伯特丹津一〇〇〇戶；若彼等抗拒不服，即行攻取。七月底，康熙帝批准了博貝的請求，命令扎薩克台吉根敦羅布藏，濟納米達、阿里雅三部兵丁隨同博貝前去，並指示：「遣人往烏梁海，以好言招撫，若不歸順，逃入樹林深密處，亦無關緊要，相機行事可也。」博貝此行非常順利。和羅爾邁四年前受到康熙寬大處理，有心投順。博貝軍未出動時，他得悉了策妄阿拉在坦侵犯哈密的消息，遣其子胡洛虎納等來報告。其子未回之前，博貝軍到達了烏梁海，和羅爾邁立即歸順。博貝將和羅爾邁及其屬眾遷至唐努山南特斯

河一帶游牧。^{④7}

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清軍出烏蘭固木汎界，收取眾多烏梁海人，將他們遷至巴顏珠爾克地方安置。^{④8}

雍正初年，清朝加強了對唐努烏梁海的控制，清中央政府開始直接過問該地的管理事宜。清政府對該地遭災百姓予以賑濟，對叛逃者予以鎮壓，對準噶爾首領策妄阿拉布坦索取唐努烏梁海西部地方的無理要求予以拒絕，並派兵駐守特斯河一帶保護烏梁海，還明令減輕唐努烏梁海人的貢稅負擔，在唐努烏梁海人中挑選基層官員，對當地民眾予以組織。

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雍正帝諭理藩院說：「朕問貝勒博貝：管轄之烏梁海人民近時何以資生？據奏：在將軍祁里德處借餉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兩，買牲分給，各得產業，今勝於昔，其所借餉銀，伊將俸銀逐年抵補等語。朕思博貝歷年宣力，勛績卓然，且烏梁海等眾均系朕之百姓，豈有養育朕之百姓而借餉於朕之理？所借銀兩，不必扣還，著行文將軍祁里德知之。」^{④9}

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和羅爾邁向準噶爾地方逃去，「博貝遣次子額琳沁由托濟邀擒，而自赴克木克木齊克，緝叛黨誅之。」^{⑤0}

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雍正帝決定與準噶爾首領策妄阿拉布坦談判，以阿爾泰山為界，修好言和。次年春，策妄阿拉布坦派使者博羅瑚爾噶來見雍正，「以唐努山陰之克木克木齊克地方為詞」，並對另外幾個地方提出要求。雍正於同年五月二十三日發布給策妄阿拉布坦的敕諭，遣內閣學士眾佛保送往。雍正在此敕諭裡說：「打敗噶爾丹以後，喀爾喀蒙古的控制地已擴展至阿爾泰山腳下，清方已在科布多、烏蘭固木一帶「築城種地，自唐努山陰之克木克木齊克至博木地方現有策凌旺布、博貝烏梁海居住

」，因此，「今定疆界自洪郭壘至阿爾台哈道里嶺，此千里內，所有巴斯庫斯、索羅斯畢、汗和屯、阿爾呼特、阿勒坦淖爾等處，為爾疆界；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為我疆界。」^{⑤1}

策妄阿拉布坦接到雍正敕諭後仍然堅持索要唐努山後克木克木齊克烏梁海地方。雍正帝從眾佛保等人的奏報中獲知此事，估計策妄阿拉布坦有可能以武力侵擾唐努烏梁海，遂下令駐守喀爾喀的清軍和喀爾喀蒙兵進駐唐努山前以資保護。《平定準噶爾方略》載有雍正四年三月初九日（一七二六年四月十日）雍正帝為此專門發布的上諭：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遣往策妄阿喇布坦處眾佛保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以克木克木齊克烏梁海地方原系伊所屬，被丹津喇卜坦侵占，仍欲得此地方等語。今不令策妄阿喇布坦來使入內地，即於巴里坤地方遣回，恐策妄阿喇布坦乘此時發兵，侵擾克木克木齊克烏梁海，現今我滿洲、蒙古兵丁在茂岱、察罕瘦爾、扎克拜達里克駐劄，著前鋒統領丁壽帶滿洲兵五百名，蒙古兵五百名，副將軍貝勒博貝帶喀爾喀兵一千名，前往唐努山前之特斯等形勝地方駐劄，於克木克木齊克居住之策凌旺布烏梁海居住之博貝處，不時偵探。若策妄阿喇布坦侵犯烏梁海等處，賊兵若少，即襲擊之，如賊勢眾，斷不可輕進。著將軍穆克登，副將軍丹津多爾濟，策凌、博貝等，應於何處防守預備，定議奏聞。」

此上諭發出後，雍正皇帝對唐努烏梁海事仍不放心，經過仔細思考，他認為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對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管理，「為永遠之計」。次日，他又發出一道上諭：

朕昨為烏梁海人等降旨，雖已發兵駐防預備，又詳思克木克木齊克所有烏梁海人等，俱系策凌旺布、博貝等之人。

其我兵收來交與博貝於公處看養之科羅爾賈等，俱系在喀爾喀邊外樹內打牲為生之人，而與策妄阿喇布坦之烏梁海接壤；且不惟與策妄阿喇布坦相近，而與鄂羅斯連界而居。伊等若得度日從容，稅斂輕薄，乃為有益。但樹內居民並無知識，恐一旦為策妄阿喇布坦誘去，或被擄掠，俱未可定。倘遇策妄阿喇布坦侵害伊等，即與侵犯王、貝勒之部落相同，置之不問可乎？凡此皆不可不為永遠之計也。

觀策妄阿喇布坦此番將烏梁海等念念不忘，將來未必無乘間侵犯之事。朕意今茲夏月，我師現在忒斯等處遊牧，保護烏梁海等，乘此遣一大臣同王策伶妄布、貝勒博貝往烏梁海，或親至克木克木齊克地方，或不便遠行，於近烏梁海之湯努、忒斯等處，齊集伊等為首之人，告以聖主施恩賞賜，為爾等生計裨益，特命我等前來傳旨曉諭。

爾烏梁海人等世居樹內，以打牲為生，誰強則被誰擄，遂納貢賦。今爾等既納貢於王、貝勒等，即為朕之屬國矣。所居與鄂羅斯、策妄阿喇布坦之邊界甚近。據今差往使臣回奏，策妄阿喇布坦執言，在克木克木齊克處之烏梁海人等，俱是伊屬，甚恨爾等語。恐將來侵害爾等，故特遣大臣傳諭，預為防備；且為爾等生計，施恩賞賜。爾等嗣後但各固守遠哨地方，悉心提防策妄阿喇布坦及策妄阿喇布坦之烏梁海等處。爾等接壤而居，可不時探聽。

再，鄂羅斯亦與爾等甚近，倘鄂羅斯等入爾邊內，有造房種地之事，一遇有信，報我汛界，轉報將軍等。即使策妄阿喇布坦差人侵害爾等，我處將軍預先得信，可以發兵救助。倘倉卒間策妄阿喇布坦以大勢加爾等而來，爾等豈能當之？即可帶子女牲畜暫移入我邊內遊牧。若來人不多，爾等酌

量已力，即整眾殄滅之。今若不預為防備，稍有疏忽，致策妄阿喇布坦驟來侵害，與其將所有牲畜盡被劫掠，或被殺傷，何若預為籌畫，以圖保固，乃於爾等大有裨益乎？再，為爾等生計籌畫，爾等所有交納與爾主之貢賦，可從減省。其所減之數，朕另賞與爾等之王、貝勒等。此等訓諭賞賜減貢之處，皆於爾等生計有益。爾等誠能感戴朕恩，恪遵訓旨，固守地方，探聽詳報，效力行走，不但可以受朕恩賚，亦與爾等生計常有裨益也。

再，伊等互相照應，協同扶助，作何揀選老成服眾之人為首，遇有緊急事務作何知會傳報之處，著博貝、策伶妄布同遣去大臣詳議。可將所降諭旨，明白開示烏梁海等處。再帶布帛、茶葉等物賞賜，則烏梁海等處既感恩德，兼知利害，必且輸誠效力，而邊外之地益固矣。^{⑤2}

這個文件的內容相當豐富，是了解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清政府與唐努烏梁海地區關係的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

這個文件証明，唐努烏梁海當時毫無疑義地是清朝屬土。這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清朝對唐努烏梁海地區有以統治者身份行事的意向或意志。雍正皇帝說：「今爾等既納貢於王、貝勒等，即為朕之屬國矣。」「倘遇策妄阿喇布坦侵害伊等，即與侵犯王、貝勒之部落相同。」這個清朝最高統治者明確宣布唐努烏梁海為自己的轄地，視唐努烏梁海人為自己的子民，視侵害唐努烏梁海的行為為侵害自己領土，他在唐努烏梁海地區以統治者資格行事的意向表達得何等鮮明、堅決、不容置疑！

其次，清政府在唐努烏梁海地區適當運用和行使了主權。它在六個方面採取了充分體現主權的行動：①召集唐努烏梁海頭人開會。②指示對付外國（俄羅斯）侵犯和本國分裂割據勢力（準

噶爾部）侵擾的辦法。③調整對唐努烏梁海人的貢賦徵收額。④挑選當地人爲基層官員，對唐努烏梁海民眾進行必要的組織。⑤議定緊急情況下的通信辦法。⑥賞賜唐努烏梁海人布帛、葉葉。如上六端，尤其是其中調整貢賦徵收額、揀選當地人爲基層官員兩端，有力地証明，清朝此時對唐努烏梁海地區行使了領土主權，實行了有效管轄。

註：

①《山海經》里記載了一個「巫咸國」，並記載了「大咸之山、小咸之山、少咸之山」等山名。潘世憲先生認爲：《元史》中謙河（即葉尼賽河）的「謙」，「其聲近咸」，現今的「貝克穆河」、「華克穆河」可以看作古代的大咸河與小咸河，克穆齊克河可以看作少咸河；東西薩彥嶺可以看作古代的「大咸之山」與「小咸之山」，唐努山可看作「少咸之山」，唐努烏梁海地區就是古「巫咸國」的所在，這個地區遠古時期就與中原地區有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見潘世憲：《唐努烏梁海與中原地區的關繫》，載《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八年第三—四期。此說雖屬推測，但可作爲一家之言。

②結骨即點戛斯，也稱堅昆，元代稱吉利吉思，今稱柯爾克孜，俄國稱吉爾吉斯。

③《後漢書》第九〇卷，《鮮卑傳》。

④《周書》第五〇卷，《突厥傳》。

⑤《北史》第九十九卷，《隋書》第八十四卷，《鐵勒傳》。

⑥關於都波與結骨的關係，參看《新唐書》，第二一七卷，《回鶻傳》。

⑦《太平寰宇記》，第一九八卷，《鐵勒》；《唐會要》，第九十六卷，《鐵勒》。

⑧《新唐書》，第二一七卷，《回鶻傳》。

⑨韓儒林：《穹廬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三二六頁。

⑩杜佑：《通典》，第一九九卷，《邊防》十五。

⑪《新唐書》，第二一七卷，《回鶻傳》下。

⑫克茲拉索夫：《圖瓦與中世紀城市》，載《蘇聯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三期，第七十五—七十六頁。轉引自馬曼麗《從烏梁海問題看：沙俄對中國的侵略》，載《中俄關係史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三八五—三八六頁。

⑬當時蒙古草原以北，從貝加爾湖到額爾齊斯河流域，分布著許多說蒙古語或突厥語的部落，因爲他們的住地山岳連綿，森林密布，所以草原上的蒙古牧民稱他們爲「林木中百姓」。

⑭《元史》，第六十三卷，《地理志》六。

⑮《元史》，第六十三卷，《地理志》六；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下卷。

⑯《元史》，第一五一卷，《賈塔刺渾傳》。

⑰《元史》，第六十三卷，《地理志》六；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下卷。

⑱《元史》，第一九三卷，《伯八傳》。

⑲《元史》，第六十三卷，《地理志》六；第一六七卷，《劉好禮傳》；第一二八卷，《土土哈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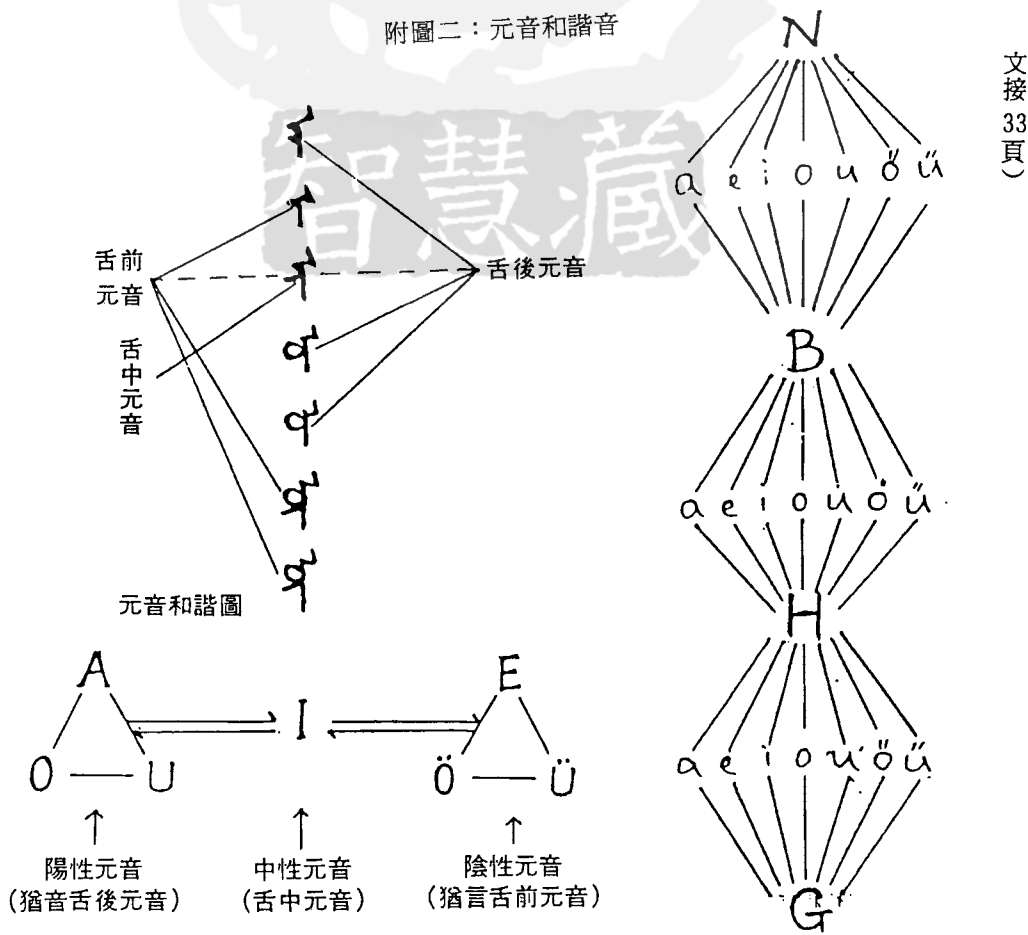
⑳同上書，第九〇卷，《百官志》；第十一卷，《世祖紀》，至元十八年閏八月；第十二卷，至元十九年。

㉑楊瑀：《山居新話》；《元史》，第一六七卷，《劉好禮傳》。按：成吉思汗的四大幹耳朵在他死後一直存在，並有它的分地和屬民，可自立課程抽分。

- ②②《元史》，第一六七卷，《劉好禮傳》；第六十三卷，《地理志》六。
- ②③卡拉瑟斯：《神秘的蒙古》倫敦，一九一四年出版，第一卷，第二〇四頁。
- ②④《元史》，第六卷，《世祖紀》，至元六年二月；第十一卷，至元十八年六月，閏八月；第十二卷，至元十九年十一月。
- ②⑤同上書，第六十三卷，《地理志》六。
- ②⑥同上書，第六卷，《世祖紀》，至元二年春正月；第七卷，至元七年六月。
- ②⑦〔波斯〕拉施德著、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出版，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二四六頁。
- ②⑧吉謝列夫：《古代蒙古的城市》，莫斯科，一九六五年出版，第五九—一九頁。轉引自周清澍：《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載《社會科學戰線》（長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
- ②⑨列文等編：《西伯利亞各民族》，莫斯科，一九五六年出版，第四二〇—四三〇頁，《圖瓦人》。轉引自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編：《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第十一輯，第二十七頁。
- ③⑩《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六十三卷，《扎薩克多羅貝勒根敦列傳》。
- ③⑪（蘇）沙斯季娜著：《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七年出版，第十五頁。俄國人將中國喀爾喀蒙古和托輝特部首領碩壘烏巴什及其繼承者稱作「阿勒坦汗」（意為「黃金汗」），其實，他們只是喀爾喀扎薩克圖汗的部屬，並無汗號，只稱「理台吉」。
- ③⑫同上書，第三〇頁。
- ③⑬同上書，第七六—七十七頁。
- ③⑭沙斯季娜著，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譯：《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第七十八頁。
- ③⑮同上書，第八十三—八十五頁。
- ③⑯《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六十三卷，《扎薩克多羅貝勒根敦列傳》。
- ③⑰《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六十三卷，《扎薩克多羅貝勒根敦列傳》；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第三卷，《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張穆：《蒙古游牧記》，第十卷。
- ③⑱《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第十五卷，第十九—二十一頁；《清世宗實錄》，第三十一卷，第十一—十三頁。
- ③⑲沙斯季娜著，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譯：《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第九十二—九十四頁；（蘇）茲拉特金著：《準噶爾汗國史（一六三五—一七五八）》，馬曼麗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〇出版，第二四—二四六頁。
- ④⑰沙斯季娜著，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譯：《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第十八—二十一頁。
- ④⑱沙斯季娜著，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譯：《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第三十四—三十七頁。
- ④⑲（英）巴德利編：《俄國、蒙古、中國》，第二卷，第一一九頁。
- ④⑳沙斯季娜著，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譯：《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第八十頁，第八十二頁，第九十六—九十七頁。
- ④㉑《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第十五卷，第十九—二十一頁；《清世宗實錄》，第三十一卷，第十一—十三頁。

- ④⑤《清聖祖實錄》，第二六四卷，第十三頁；第二六七卷，第
頁；第二八一卷，第三頁；第二八九卷，第十五頁；第二九二
卷，第八頁；第二九三卷，第二頁；第二九五卷，第六頁；第
二九八卷，第六—七頁，《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第九卷
，第一—二頁，第七—八頁；第十卷，第二十六—二十八頁。
- ④⑥《康熙起居注冊》作和爾羅邁，有的書作科羅爾賈。
- ④⑦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
一編，下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三六一頁；《平
定準噶爾方略》，前編，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頁，第三
卷，第二—三頁；《清聖祖實錄》，第二六四卷，第九頁；祁
韻士：《皇朝藩部要略》，第四卷，《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二
》。
- ④⑧《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第九卷，第一—二頁，第七—八
頁。
- ④⑨《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第十三卷，第五頁；《清世宗實
錄》，第十五卷，第一—二頁。
- ⑤⑩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第五卷，《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
三》。
- ⑤⑪《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第十五卷，第十九—二十一頁；
《清世宗實錄》，第三十一卷，第十一—十三頁。
- ⑤⑫《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第四四—
四四三頁。《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清世宗實錄》同日條
文字與此略同。

附圖二：元音和諧音



西藏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微妙關係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劉學鈞

前言

首先要聲明這篇文章只代表個人研讀邊疆史地卅多年的心得，不代表服務機關或任教學校的意見，純粹從理性的立場來談問題，既反對從大漢族沙文主義觀點看這個問題，也不贊成以民族畛域之見談西藏問題。其次，大家必需要了解西藏這個辭稱，西藏人並不樂意接受，正確的稱謂應該是「圖伯特」（Tibet），由於篇幅有限，只對這個辭稱演變的結果作一說明，詳細的論證就從略了①，內地漢人最早接觸到藏人，是在唐朝，時稱吐蕃（正確的讀音應為土伯或圖伯），其後與蒙古民族接觸後，由於藏人族支繁多，蒙古人就稱之為土伯特或圖伯特，元、明及清初都稱之為圖伯特，後來清康熙平定西藏後，才稱之為西藏，但是這個稱呼西藏人既不了解也不認同，這種情形正如同以往稱台灣像阿美族等各族為山胞，可是他們既不認同也不了解何以住在平地的也稱之為山胞，幾經抗爭，終於改為台灣原住民②。第三，這個題目很敏感，也不太可能會得出絕對正確的結論，個人只希望能以客觀的立場就事論事加以分析，必然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這點在心理上是早已有的準備。

一、西藏或邊疆問題的背景

國際上尤其是西方國家基於維護其自身利益，普遍有一種看法，就是不希望中國統一強大，總希望中國像一頭睡獅，唯恐他醒後，就會影響西方國家的權益③，因此千方百計設法分化中國

，最好下手的地方，就是邊疆地區，所以百多年來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就成為國際上分化的對象，最早向西藏下手的是俄國，後來英國繼之，印度又師法英國，中共政權成立後，美國又介入西藏事務，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青康藏高原爆發反共抗暴運動後，達賴喇嘛在數萬藏人簇擁下流亡印度，組織流亡政府，希望將西藏問題國際化，也的確有某些國家政府或民間社團（含國會）的支持下，炒熱西藏問題，至少可以達到箝制中共的一個籌碼，這種情勢雖未必會越演越烈，至少到目前為止，還在繼續進行，這是西藏問題的國際背景。

當然一向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中國政府，並不能將西藏之所以成為問題的責任，一味推給帝國主義的分化，不管是清朝或是後來的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乃至於中共政府，都應該反躬自問，可曾訂下一套藏人願意接受的西藏政策？可曾以了解西藏情勢的官員來處理藏事？在這兩者都缺的情況下，再加上無論清朝或是後來任何一個中央政府，在平時都不重視西藏，以致西藏與內地對比之下顯得落後，即使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在西藏的成年人中，居然還有四分之一是文盲，而西藏的人均所得在整個大陸中是倒數第二，西藏之所以會成為問題，應該是可以「一雖在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來說明。

二、台灣對西藏的看法及其對藏事的作為

中華民國政府自一九五〇年播遷台灣後，由於管轄地區明顯縮小，行政院所屬部會從卅多個裁減為八部二會，在這僅有的十

個部會之中，就有蒙藏委員會，憑這一點就足以說明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始終堅持國家必須統一的理念，以及領土不容分裂的意志，及至藏人發動反共抗暴運動後，中華民國朝野大為震驚，半個月之後，由 總統蔣中正發表告西藏同胞書^④，在這項文告中，幾乎同意在未來摧毀中共政權後，西藏人民可以自由表達其意志時，可以自行決定西藏的政治前途，而民間更發動捐款，當年台灣經濟尚未起飛，一般人民還十分貧乏，可是對西藏流亡藏胞的捐輸，卻是極為踴躍，募集到一筆為數可觀的捐款，從而可見當年朝野對西藏問題的重視。

雖然卅多年來主客觀情勢已有相當改變，但是台灣當局對海外流亡藏人的聯絡濟助工作並沒有停頓，不僅如此，蒙藏委員會的藏事工作經費，已有大幅的增加，這卅多年來，蒙藏委員會的藏事工作以聯絡海外藏人社區、補助海外藏人所設的學校為主，雖然接受台灣聯繫、補助的藏人社區、學校已經有很多年了，但是基於客觀環境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壓力，多半不敢公開表達他們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近幾年來蒙藏委員會更以龐大的經費，接運流亡藏人青年到台灣升學，以及接受職業技術訓練，同時協助民間藏傳佛教精舍、中心邀請海外藏籍活佛、喇嘛到台灣弘法的簽證手續，每年多達八、九百人次；雖然西藏流亡政府一再表達其要求西藏獨立的論調，同時也禁止流亡藏人到台灣，但是事實卻是每年至少有近一千人次的藏人到過台灣^⑤，蒙藏委員會的工作，雖然受到在野黨的攻訐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批評，但其所努力完成的實質成效，卻不容置疑。

雖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廿六日蔣中正以 總統名義曾發表過告西藏同胞書，後來卻有人質疑，因為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國民大會議決，不得變更。

「如果同意西藏人民可以依其自由意志決定其前途，假定藏人決定脫離中國，豈非變更領土？所以最近十多年來台灣幾乎不提這份文告。這也間接說明台灣堅持西藏是中國（當然是中華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是無庸諱言，近年來台灣的反對黨跟西藏流亡政府有某種程度的聯繫，彼此似乎也取得一定程度的默契。

台灣的反對黨以台獨作為訴求目標，但這卻犯了中共的大忌，中共曾經多次表示如果台灣宣告獨立、或外力介入台灣等情況，將要對台灣動武，大家都知道，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中共政權成立，直到今天，中共不曾一天統治過台灣，尚且表示一旦台灣宣告獨立，將對台動武，而西藏已經被中共實質統治了卅多年，假設台灣支持西藏獨立，豈非在分裂中共的領土？這情形有如在老虎嘴裏挖肉，這時中共如果不對台動武，倒是出乎意料之外，揆諸四十多年來，中共為領土問題，不惜與前蘇、印度與越南發生戰爭，所以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應該是不可能發生的，如果這種推論沒有大錯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縱然台灣將來由反對黨執政，基於維護台灣二千一百萬人民的安全與福祉，也必然不會貿然的去支持西藏獨立。

三大陸對西藏問題的立場

大陸當局對西藏問題四十多年來，所發表的文件，為數極多，由於資料未能充分獲得，只能從已得到的資料中，去蠅測大陸當局對西藏問題的立場，因此不可能是權威的，只能說是個人的看法。

中共當局自一九五一年與達賴喇嘛簽訂「和平解放西藏的十

七點協議」後，中共軍隊開始進入西藏，正式行使對西藏的統治權，這四十多年來，中共對西藏的控制日益加強，相對的對西藏的補助經費也逐年增加，只是數額太少，所以成效不顯著，但這絕不等於大陸當局不重視西藏。

中共對藏措施，依個人粗淺看法，大致上可以文革作一個分水嶺，在文革以及文革之前，中共以其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本質，曾對藏人的宗教信仰及寺廟、文物橫加破壞，其結果是引起藏人的激烈反抗，何況藏人深厚的宗教文化傳統，絕不是政治力所能加以破壞的，因此在文革之後，改弦易轍，反而對藏人的宗教、文物及寺廟加以維護、扶植及修繕，例如：由中共當局出資修繕在拉薩的布達拉宮等重點寺廟、在北京中國佛學院高級藏語系及內蒙古的五當召培植西藏喇嘛、活佛，結業之後，派到各重點寺廟充當住持，又據得到的資料顯示，新一輩的熱振呼圖克圖早已經轉世了，而這個活佛的言論相當支持中共的各項措施，此外，中共在內地十九個省市，開辦西藏中學班，招收西藏地區小學畢業生到內地十九個省市讀中學，之後，可資造就者，繼續深造，由中共當局負擔全部費用，然後返回西藏地區服務；從以上所舉簡單的幾項作為，不難看出大陸當區從打壓西藏的宗教，到籠絡西藏的宗教，更進而利用西藏的宗教，在內地培植西藏青少年，很顯然是師「以藏制藏」的傳統治邊政策。

從大陸當局的對藏措施，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大陸絕不會放棄西藏，中共的高層領導曾經多次表達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份，同時也一再聲明絕不容許西藏脫離中國，雖然達賴喇嘛曾經退而求其次只要求高度自治或者與中共許諾香港、台灣一樣的「一國兩制」，但是都為中共所拒絕，中共曾經重複的說歡迎與達賴喇嘛舉行會談，但是先決條件是要放棄西藏獨立的訴求，

儘管西藏流亡政府也曾多次派代表到大陸去試探中共的態度，但總是沒有結果。我們如果再從另一個角度看，自從中俄分裂之後，中共已經把核子武器移置於青康藏山區中，試問在這種情形下，中共怎麼可能讓西藏獨立呢？

一九八六年，中共曾經出了一本書叫做「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⑥，引經據典的強調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一九九二年又發表「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在這裏面一一細訴帝國主義者誘煽、蠱惑、分化西藏的情形，並對這些作為給予嚴厲的指責，因此我們敢於斷言，大陸當局不會也不敢讓西藏脫離中國。

四 西藏問題未來可能的演變

無庸諱言，達賴喇嘛自從流亡印度後，雖然組織了流亡政府，在既無土地又無武力，更沒有一個國家承認他的流亡政府，但是他卻能很巧妙的將西藏問題端上國際政治舞台，其所以能夠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達賴喇嘛個人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與靈活的外交手腕；另一方面則為國際間希望藉炒熱西藏問題，來困擾中共，用以增加與中共交涉談判時的籌碼，此所以儘管沒有一個國家敢於承認西藏流亡政府而與中共正面衝突，但卻有許多國家的民間人士、團體甚至於國會出面支持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這種兩面手法，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延續，也就是說西藏問題還會繼續成為國際間的一個話題。

台灣方面雖然一再透過不同的管道邀請達賴喇嘛到台參訪，而達賴喇嘛也再三表示：在適當時機願意到台訪問，然而六、七年來都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其中徵結在於達賴喇嘛方面的

人認為蒙藏委員會不得參與其事，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西藏流亡政府對蒙藏委員會的不滿，骨子裏卻是如果蒙藏委員會介入任何藏事，而西藏流亡政府也默認的話，等於承認西藏事務是蒙藏委員會掌管的中國內政的一部份，這也是西藏流亡政府何以三番五次的評擊蒙藏委員會、要求撤銷蒙藏委員會的原因所在了。在台灣的反對黨既然以台獨為訴求，當然不希望中央政府還有掌管屬於大陸事務的機關存在，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跟西藏流亡政府有了共識，在台灣只要反對黨還是反對黨，台獨仍將為其主要訴求，因此西藏流亡政府與台灣反對黨的來往，也仍將繼續進行，互相聲援，而彼此對蒙藏委員會的攻訐，也仍然一如舊貫。不過在這中間有些矛盾，卻是西藏流亡政府沒有考慮到的事，就是蒙藏委員會雖然在備受批評的情況下，每年仍然在流亡藏人社區、社團、學校等方面給予援助，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假設在反對黨與流亡政府聯手攻訐下，撤銷了蒙藏委員會，那勢必有相當多的流亡藏人社區、社團、學校失去了援助，流亡藏人的生活與教學品質，必將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失，這是個現實問題。

再就西藏有否獨立的條件來看，在談這個問題之前，不妨看看當今世界上已經是獨立國家的索瑪利亞與伊索比亞，每年餓死的人數以百萬計，而仍然內戰不休，目前大陸西藏自治區成年人有四分之三是文盲，境內糧食生產嚴重不足，而安多、康巴、博巴之間可以說是矛盾重重，而由於青康藏高原是世界屋脊，在戰略上居於絕對重要地位，早在上個世紀就是英、俄競逐的目標，而中國未來不管是誰主政，都不會容許外國勢力進入西藏而對中國構成泰山壓頂式的威脅，在這幾種內、外在因素影響下，西藏一旦脫離中國，索瑪利亞、伊索比亞就是最好的榜樣，相信「智廣如海」的達賴喇嘛，如果靈智未泯，應該不會置幾百萬藏人的安危於不顧。

結語

自從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西藏問題就浮現在國際政治舞台，達賴喇嘛既非一個國家的元首，又無土地、軍隊，然而卅多年來始終為國際傳播媒體所青睞，經常成為國際傳媒的主角，這份殊榮是許多國家元首所夢寐以求的，可見達賴喇嘛除了個人所擁有的政治智慧、外交手腕及宗教魅力外，國際間傳統削弱、分化中國的思想也在推波助瀾，而歷代中國政府未能正視西藏、善待西藏更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個人認為談西藏問題，如果能探本究源，才能發現問題的徵結所在，本文學術意味不高，只能說是個人的淺見，尚祈大家指正。

附註：

- ①請參閱拙撰「藏族源流蠡測」一九八七年蒙藏委員會出版。
- ②請參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二款。
- ③約略在廿五、六年前某期時代週刊封面引用拿破崙的銘言。
- ④此文發表一九五九年三月廿六日。
- ⑤例如一九九二年六九〇人次、一九九三年八四五人次、一九九四年八六四人次。
- ⑥此書於一九八六年八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在拉薩出版。

附記：本文係筆者應美國東南八州華人學術年會之邀，以私人身份於八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在美國雅特蘭大城所發表之論文，按此年會每篇論文均限定在十五分鐘內宣讀完畢（包含答問），雖對此文給予一個小時，此或因此文引起多數旅美華人之重視，或以筆者遠從台北應邀赴會，特給予較長之時間，宣讀後曾引起與會者熱烈之討論，特此附記。

成吉思汗傳（拾參）（待續）

原著人 仁沁哈拉達巴
譯者 恩和塞汗

成吉思汗的死就像他全部生涯中的簡易生活一樣很容易的消失了。占有全世界五分之四曾為世界最大國家之帝王的他，曾為近五億（以現代方法來計算有十億以上）人民之長的他，進而依當時的情況言之，有無數財富持有者的他，結束其一生到最後一日為止，什麼叫奢侈，豪華他全然不知道，可以說與此無緣。攻陷中央亞細亞之後，軍的指揮官們以優美的土耳其式鎗子甲裝備了自己，身上開始佩掛了高貴的婦人用刀，但成吉思汗雖對武器非常的愛好，可是斷然拒絕倣效軍官們的作法，對默罕默德式的奢侈生活他會毫不關心。就像這樣他以原樣照穿游牧民服裝，保持著高原民族的習慣，他對自己的後繼者及一般蒙古人曾訓以不要變更自己的舊有風俗習慣，所以蒙古人在中國以及默罕默德王國征戰多年沒有受到他們的文化感染。（註一）

他就像這樣毫無個人慾望。他和只知道個人享受的其他帝王們不一樣，他犧牲掉個人的一切以便達成其政治上的最大目的。在其全部生涯中為了實現其最高理想——這就是第十三世紀及第十四世紀蒙古人所持有的軍事上的理想，這理想就是奉獻一切力量來創造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帝國。

列炎庫中佐與成吉思汗同一時代人中，他對成吉思汗做了很公正的判斷，但是其中加上了以下種種的說法，這也成了當時的一定說法一直傳到現在的對成吉思汗之評價計有，說他一如充滿

殺機的怪物等等之錯誤見解加在他身上是很不對云云。

『他的死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他曾是一位清廉，聰明的人』。——這是馬可波羅說的話。接著第十三世紀的法蘭西歷史學家安培爾(Joanville)也曾記錄有如下的文字。『他建立了和平』。

列炎庫中佐，引用以上的話，有進一步解釋說明，『後者之說，追思及這位不屈帝王之不斷的從事於戰爭事時，似乎是聽到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然而事實上這是一個正確的說法，老實說這種說法真正含有其真實性的意義在內——由上述的意思來講，他給全世界帶來了真正的和平。這種和平狀態大概繼續了兩個世紀之久，這是由於不到二十年的戰爭所賜者也。成吉思汗曾要求與基督教結為同盟。這個同盟若是實現的話，伊斯蘭教受到基督教徒和蒙古人的挾擊可能被粉碎了不一定……因之，西洋和東洋之間的經濟性、社會性、政治性的聯繫，基於敵視性世界觀對歐羅巴不斷的疏遠之事可能不會出現就結束了。並且，對舊世界的所有文明可能更進一步得到相互理解與接近的機會。基督教徒沒有能夠理解到這個地方。……』

這位世界征服者，曾就是世界復活者這個目標比什麼都首先始終是未曾變過。他為了發達將來的世界文明，以鐵和火開闢了太古的世界性大道。在這意義上，這位「可被咒罵的東西」、（註二）於人類之中可以永久保持其應有的權利與地位。

其他歐羅巴著作家說他是「破壞者」，又說是破壞了黑暗世界的境界。……他對人類開闢了新的道路。歐羅巴得到了接觸中

國文化的機會。到了他兒子時代，已與阿爾巴尼亞諸公及波斯貴族，俄羅斯公候們開始辦理交涉。開闢了兩個大陸的交通之事，兩個大陸的思想交換之舉也伴著而來了。歐羅巴人對遙遠的亞細亞持有著強烈的智識慾。繼入不備庫之後有馬可波羅的亞洲之旅，由那兒過了兩個世紀，瓦斯高疊嘎嗎出發開闢往印度航路。實際上哥倫布不去發現亞美利亞，而是去探險大蒙古地方。（列穆

可是，同樣著作家列穆的說法，成吉思汗對歐羅巴即「基督教國」尙沒有了解。他不是像默罕默德那樣爲了宗教而從事於戰爭，也不是像亞歷山大或馬凱頓斯刻以及拿破崙那樣，爲了達成個人野心或國家領土的擴大起見所從事的那種形式戰爭，歐羅巴人對他不理解而陷入於死巷者也。要說明這個秘密的關鍵是在於蒙古人的性格很單純……與拿破崙不一樣，他一點也不相信命運。又同樣，他更沒有想把自己和亞歷山大，馬凱頓斯刻那樣作爲神秘化等等之思想。

成吉思汗的思想是，他想把全人類統一成爲一個王國。因爲那個時候剛開始，如同他所考慮的很正確一般，想把國際之間的戰爭取消掉，擬給人類創造精神上物質上的人類文化很和平的一大發展之良好條件。一個人的生命，如欲達成如此巨大的任務太嫌短了。可是成吉思汗及他的後裔，很成功的把世界五分之四加入於自己國家——蒙古領域之內，可以說很接近要達成其全部任務。

成吉思汗的這種思想，現代說起來能說早就失掉其意義嗎？考慮創造所謂之單一的人類王國，現代言之能說不可以嗎？國際聯盟是不是朝著這個方向邁進的一個政策呢？汎歐羅巴，汎亞細亞思想，是不是現在的問題呢？往統一的意向是二十世紀的問題

，譬如就是不可能全部統一，可是把幾個大團體群合組成一個國家也是其方法之一。在第十三世紀以武力未能實現的問題，到了二十世紀以民族之間的和平協議可能成立不一定。

把「成吉思汗和臣下之間的相互對話」予以寫出作爲談成吉思汗臨終事宜的結束。這裡表現出來了蒙古人的生活態度如何的樸素，並在本對話中所出現的人物個性有所描述，本文如同蒙古人敘述歷史事件時在普遍的使用（撒囊斯欽——蒙古歷史學家——蒙古源流原著人——譯者註），用以古語敘事詩體寫成，包含了歷史上的真實性故事。

成吉思汗生活中的另一舞台面

|| 於狩獵休息時與臣下之對話 ||

成吉思汗向著其名將木訶里說：

——木訶里啊！

你，如同忽然向上掛起的颶風一般只顧殺倒敵人——

是我們的醉象嗎？

你，是我們壯麗的宴會之長，作法雖說是太浪費——

但你是我們無盡的寶物喇！

你，在作戰時，把我們的旗高舉手上沒有任何戰慄之事——

是我們強而有力的石柱喇！

你，我在長期不在時以鐵一般的法律統治了我們蒙古國家——

我們無可比擬的木訶里喇！說啊！你跟我什麼東西！

木訶里答稱——

噢！我們偉大的命令者係爲蒼天的使命哉！

您，對任何人都一樣同等的施愛——

高高在上的我們的神人啊。

您，對全人類爲廣施絕對性權力而生者——

我們如神的蒼天啊！（註二）
高在上方的天上的天之意，並非降臨之意——譯者註）

您以敏捷的思考立即能夠辨別是非——

高高在上的我們賢人啊——

您，如同藏儲很多液汁的果實一般——

我們高貴樹木薩巴拉瓦斯（蒙古地方的果樹）的根啊——

您，握有世間不常有的力量和權威——

我們具有野性的白獅子啊——

您，會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才氣，這點沒有人可以跟您比，獨

您是這種能力的所有者——

我們是力氣強大的老鷹啊——

您，為繁榮而生——

我們的命令者，乃是神人啊——

如同大海深底的波浪一樣，您的創造力和思想確實是偉大。

把狡猾、苛酷的敵人，以沒有慈悲的雙手平定下來那是最好

不過了！

奉仕信用和誠實，受到人人的愛護與尊敬集於一身那是最好

不過了。（註三）

成吉思汗對著黑雅爾加寶羅庫爾（即前文所稱之寶羅庫爾）

將軍說：

你，參加戰爭雖然是落後了但不知道什麼叫作怕——

是我們的忠實的石條支柱啊——

你，雖在飛來的鋼鐵彈丸下也絕不放棄自己的陣地——

係為我們勇敢的鐵人啊——

你，把瀕臨亡命運的敵人以槌打入地下——

真正是我們故事中的勇士啊——

你，如同具有經驗的軍馬一樣——

不管什麼時候也不會變的我們戰友寶羅庫爾啊——

你有什麼話可以跟我說！

黑雅爾加寶羅庫爾答稱：

——哦哦我們高如天的命令者啊——

您是莫測其底的我們大海啊——

您持有著無限力量的我們驚王啊——

您的生係為一切生者之九個充滿希望所在——

您是具有生機之值無限價寶石的奇尼奇啤（為意之意）的化

身啊——（註三）

您是從天上挑選所生者——

我們偉大的命令者啊——

以敏捷的思想克服了一切物資，精神上的力量，經常保持著

謙讓，不以世間不常有的武力來有所驕傲！

在神聖的宗教之前，經常擔負著應負的責任！

對所有大膽的惡念者，很快的給他一個適當的報復。

對所有的人加以同等庇護！

對一切行動都很成功的我們命令者啊——（註四）

成吉思汗對忠言者、將軍、失乞忽都忽說。

你，在必死的戰爭中毫不恐怖的隨著喇叭的聲音，指揮我們

戰士們建立功勳——

是我們常勝的龍啊——

你，係為價值高的指揮者經常站在多數人的前頭——

是我們富於巧計的傑物啊——

你，在我們窮困時幫助我，曾贈與我軍馬——

是使我們獲得光榮的優勝者啊——

你如同清涼水一般，我口渴時可以醫我渴疾——
我們不可忘記的戰友喇！

汝，一步也未曾邁出過我們嚴密的命令之外——

是我們誠實的僕人喇！

失乞忽都忽——你要跟我說什麼嗎？

哦，絕對的命令者啊！

你是我們廣潤偉大的貝加爾河喇！就是軍馬也很難超越過去——

是我們雄偉的山喇！

您很像所有孤兒和窮困者的保母——

我們黃金的盤子啊！

您會把不能忍耐的酷暑可以化解掉——

我們白檀香木製作的拐杖啊！

您，如同火燒一般的消滅敵人——

我們白檀木一般堅強的領袖啊！

您，爲人類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幸福——

我們偉大的命令者啊！

您到死爲止，成爲您的義務給我們創造了最高的福祉。

爲了統御和宗教不要有原諒自己的行爲！

不要忘記把所有力量奉獻給您的忠實戰友！

不要沒有經過考慮什麼事都干涉。

成吉思汗向著他有名的哲別將軍說：

你，可譽爲如同海岸的岩石一般把所有襲來的無數海浪均予

以擊退，並一點也不怕突入大群的敵陣中——

這個世界上無可比擬的我們的豪傑喇！

你，在異境與人作戰時拼命的攻擊——
是我們黑灰色的鵠鷹喇！

你以無盡的精力達成了偉大的任務——

係爲我們的黑金水棍喇！

你以親密不變的心，和和氣氣的對待所有人——

我們知己的友人，戰友哲別喇！

你有什麼話，跟我說吧！

哲別回答稱：

我們偉大的命令者啊！

把譽爲強大的敵人化成灰塵——

係爲我們浩浩蕩蕩的急流喇！

您只不限於二重力量（心和物）的總和而是這個花花世界的

化身喇！

我們無可比擬的汗啊！

您如同三種寶玉的化身一般很幸福的永遠與天地同在。

您是老天爺的兩隻手並順從其意會很好的指導有權威的宗教

事業！

以不苛刻的辦法與奸計作鬥爭

爲了宗教偉業會奉獻出自己的一切！

成吉思汗對哈拉烏蘭巴特爾說：

你，於我們疲乏時，會給我們鼓足勇氣，我們有悲痛時會給

與我們希望——

係爲我們欣欣向榮的蚍蜉（蛾類的幻蟲，行動時屈腰，使頭

尾相近，才能前進——譯者註）就是哈拉烏蘭喇！

需要稱讚歌頌具有偉大功勳之輩！

哈拉烏蘭巴特爾答稱：

偉大的命令者啊！

您是人類的模範！

您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為止，代表了天（係由天所選擇者）的榮譽，爲了提高這個世界的幸福而生者！哦！確實是那樣，天把將其所選擇者的信義給我們展示到了。（詩人）

成吉思汗之最後希望（對話的結束）

哦！清爽的藍天啊！給我們注入了無數的信念，我們的父啊！施以對人類命運的絕對性權威，非依著我神旨意不可，也唯有在我神處才能得到啊！

永久銘刻在全世界人類的心目中，繼續擴大奇蹟般的光榮以保持偉大的蒙古名聲，並更進一步鞏固之事乃是我一生的使命！

以真心和智慧以及心與良心，注入於你們純潔的意志之當中的同時，希望汝等以聰明來祝福我單薄的力量，得到汝等賜與我的幫助在我一生之中把我們強國的偉大旗幟，遍佈於大地上任何地方，這就是如同你們把大量富於營養的牛乳、馬乳施惠於在語言上不同的我國臣民一樣，並希望給與住在天幕內的遊牧民清涼的豐富水源與沃野千里的綠色草地！

向著爲了平定世界民族奉獻出全力來犧牲奮鬥的我們勇將戰友，結束其一生爲止給與他們一個高興不盡的愉快後半生！哦！我的蒼天啊！你們打好了永久不可動搖的基礎之事，如同無數神的御教或太陽光一樣普照四方，希惠予這個世界所

有爲生而生者降臨給快樂和幸福！

第六章 附錄 大法典

一、金言集（教訓——譯註）

一、成吉思汗下令了。爲子者不守父親的教訓，當弟弟的人不聽哥哥的話，爲丈夫者不充分得到妻子的信任，當妻子的人不服從丈夫的命令，小叔子不尊重嫂子，嫂子不尊敬小叔子，年長者不訓教年小者，年小者不遵守年長者的教訓。貴族不尊重其屬下的人格，一般人若有不服從權威的表現時，有錢的人只顧自己的財產不爲國家強盛盡義務，不弄清道德、法典、智慧及娛樂之法的是非曲直者。

如斯則每個人的家庭太陽將不光顧。將成爲反對者，盜賊、說謊者、亂徒、暴漢出現的理由。這就他開始掠奪、馬群得不到安靜，前線部隊所乘用的馬，無法避免將死去，無聲無息的腐爛掉，根絕之前不會有休息之事。如斯則這個種族的社會將變成爲無秩序無思想的情況。（註五、註六）

由成吉思汗所賜與的幸福表面化時，人人都開始歸於其命令之下。依此彼此以嚴格的法典來治理他們。對聰明者委之軍之頭目，對敏捷、勇敢者除賜以必要之物品外委以牧馬之人口對愚笨者加以鞭笞小刑派到牧場去。經如此爲之原因下，他（成吉思汗）的事業一如月亮之上弦蒸蒸日上，由於天上神力的幫助從空降下了無敵的力量，在地上也由神的助力一切吉祥福祉都降臨到他身上。夏季放牧場一變爲歡樂和宴會場所，冬季放牧場一躍蛻變爲疏暢而溫馨的地方。由於偉大神的祝福我才得到了這些個結果，而我自動探索這些個思想時，由於這個原因，安靜和快樂以及宴

會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日子。自現在、五百年、千年、一萬年以後所生下來的子孫，可承襲我位置的後裔來說，要遵守成吉思汗這種對所有民族有益的道德、法典，不加以變更，會由天來幫助賜與幸福，他們一定會有快樂和好的生活。世界的主上給與他們幸福之前，人人應當為他們祈禱，他們以永遠的繁榮可享受幸福。就此要服膺以下的金言。就是以仁慈，嚴肅來強化國家。

二、若是成吉思汗以後來的國王下之，貴族、豪傑、官長等不嚴守此項法典，國政可能要動搖或到破損的地步，那個時候再羨慕成吉思汗的古代已經是不可爲了。

三、如前述

四、如前述

五、能夠清潔自己的內心者就能守住其財產不會被盜賊劫去。

六、如前述

七、由第三者所承認的話可以在到處言之，如反之則沒有相信的價值。自己的話和他人的話，以及與第三者的話比較看一看，若是與第三者的話相符時，這可能是正確，否則斷然不可以以正確來看待。

八、凡是到長官之處去的人，長官發問之前不可以說一句話。當隨問而答之。若是爲長官者先發問時，要好好詳細的聽取。否則就像鍊製冷卻的鐵一般。

九、在肥胖狀態下很會跑，就是在不怎麼肥胖狀態下仍舊善於奔馳的馬，便可稱爲良駒了。

兩者之間，不管那一方其一切情況都很好，但是不善於奔馳的馬不能稱爲良駒。

十、如前述

十一、如前述

十二、以真誠說出來的話其力量必然感到強大，彷彿開玩笑一般說出去的話必然使人感到其欠缺真實性一樣。

十三、如同認識自己一般，也要認識他人。

十四、大丈夫不論在任何地方要成爲照亮別人的太陽。爲妻者當丈夫去狩獵或從事於戰爭時，務必要把家庭理乾淨妥當。因此如有狩獵者或有客人來訪時見到一切井然有序，並同時準備好食品，還感覺到有什麼招待不週時，那個女子勢必爲丈夫造成很好的評價，如同聳立高空的山一般給丈夫帶來崇高的名聲。好的丈夫由好的妻子所造成。爲妻子的若愚蠢、欠考慮、不整潔的話，其丈夫一定被人輕視。勿忘一家之事，一切均由其主人做起這句話。

十五、如前述

十六、我們去狩獵要殺掉很多野牛。我們進出於戰場要殺掉很多敵人。天上的神賜與了我們應當走的道路，因此事情容易爲之的時候，但是人們不斷的把這個忘掉而且常有變更。

十七、如前述

十八、如前述

十九、我們死亡之後，我們民族可能會穿到以黃金縫製而成的衣服、吃美味、騎良駒、懷抱美女之事也在未知數。彼等不會想到這些個一切，由他們父兄所準備者，因而也可能要忘卻我們偉大的過去。

二十、至喝酒會醉的人是一個什麼東西也看不見的瞎子一樣。被人呼喚也聽不到的人將成爲啞吧，因此被人問到話不會答覆。酒醉時，恰好與死人一樣。這就是他們想座時不能座。又陷入如頭部負傷也沒有感覺的地步。飲酒對智慧和技術不會有好處並對善良性格與道德有妨害。它給人帶來醜行、殺人、紛擾、抑由人處尊

取了原持有的東西和技術，對人在道德上，及做事方面會造成可恥的行爲。如此則這個人即失去其應走的道路。嗜食酒類的國王，不可能有大事業、大思想、大建設、嗜好酒的長官、不可能統率千人、百人、十人的事業。厭惡酒的兵工，可以在大衝突中忍受下去，就是他能夠克服最大的災難。如一般民眾、平民嗜好酒的人，他定必失去其馬匹，獸群以及所有財產變成乞丐無疑。若是爲僕者喜歡酒的話，他勢必不斷的陷於混亂和苦惱之中一直結束其一生爲止。酒對好人、壞人都讓一樣的使其醉倒，自動成爲不辨善惡者。醉倒的人其手變弱，隨之對自己的事業不大起勁。有醉意的人其腳不能站穩，隨之步行發生困難。常醉者其心臟和腦部隨變弱。所以他不會再有健全的思考能力，所有感情或思考的中樞變成了沒有用的東西。若是沒有辦法不得不飲酒時一個月不能超過三次。超過三次就成爲過失了。每個月喝兩次酒比三次當然是好，若喝一次更好。如有人一次也不喝那更是良好的行爲。雖然如此，那樣的好人不會多有吧。譬如有那當可接受所有人尊敬的價值。

三、成吉思汗實施遠征中國地方——曾與阿拉壇汗挑起戰爭，隨著自己的決定方法來從事一切活動，有一日一人登於丘陵之巔，解下腰帶掛於頸上，解開外套鈕扣，跪座著說：『哦永久的蒼天我的主啊！您曾阿拉壇汗掀起叛亂和我們敵對之事告訴給了我們。他把由塔塔爾人捕送過來的兩個人無罪殺掉，這兩個人就是吾刻恩巴爾哈夫和阿木巴該卡干者也。然而這被殺的人正好就是我父長兄和我們一位祖父輩的人物。我想給他們報仇，我的企圖若是正確的話，請賜給我力量和勝利。並請命令天使和家人與貴族以及豪傑們來幫助我。』

他如斯的祈禱了，以最謙虛的態度宣言，其後才開始行動。

因爲他的想法會是正確，所以他把無論是其兵力，其國力、其要塞的堅固程度，素被稱爲絕倫的阿拉壇汗戰敗了，因此他得到了能夠支配阿拉壇汗的全部地區以及其子孫們的支配權力。

三某時，成吉思汗登上了阿爾泰之名的山上，他環視四方營中對群集的人和工作者們說了以下的話。『我們射手和戰士如同無數的森林一般黝黑一大片的緊擠在一起。妻子和兒媳以及女兒帶有如同紅色的火苗一般之紅帶，我們當有的照顧和計劃是，以甜的砂糖來滿足他們的口福，以錦鍛的衣服來裝飾他們的身體，讓他們騎在駿馬之上，這個馬以清涼、美味的河水來飼養，並喂食以肥沃之牧草，由人生道路上除掉塵埃、枝條，及其他所有有害的東西，非到天幕之內連雜草都不讓它叢生的地步不可。』

三我給國人所定的法律，若有人第一次違反時，當以言語來訓戒他。如再違反經嚴斥之後處罰以勞作。若第三次再把他發配到巴爾準弗里究爾之邊塞地即可。如有由流放地還還者必須予以監視。行爲不良時可加以枷鎖送入監獄。假設以最同情心給他予以祝福、反之仍無悔意時，乃可召集親族會議，商量如何處分他的辦法。

前前列

前前列

三將木訶里將軍與其士兵一同派遣到中國，木訶里在那個地方攻陷了七十二個城塞，其後向成吉思汗派遣使者去報告戰況，並且是否可以歸國請示回訓的時候，成吉思汗已降下了還沒有佔領其他城塞之間的空暇時間不可以停止行動之命令。

使者回來以後，木訶里問道：『你到成吉思汗麾下行使報告時，成吉思汗做了怎麼樣的舉動呢？』使者回答說『他擡起了大拇指。』『似乎對我也曾擡起姆指喲！』『擡起了很久。』木訶

里道：『以此一事，我到死為止心甘情願的爲成吉思汗奉獻一切，以誠心誠意來盡忠到底。』說完此話之後，再問使者道：『除我之外對何人也曾擡起過指頭啊？』（所謂擡指頭之事，因有功勞將進昇高位之記號），使者回答說：『他曾對之擡過指頭的人有布爾吉、寶羅庫爾、忽必烈、吉羅該恩、哈拉究爾、察哈台、巴帶、刻西爾伊庫，並成吉思汗對他們說過如下的話：『他們凡事都追隨於我前後很忠實的爲我盡責，幫助我很會射箭，驅逐著豫備馬，把獵鷹搭在肩上，手牽著獵犬有時或趕著牠走。』』

云某時，優秀軍指揮官之一的巴拉哈拉加問成吉思汗道：『您是有實力的君主，也被稱之爲著名的豪傑。爲了紀念勝利和獲得，有什麼東西贖在您手中啊？』成吉思汗對此曾作了回答。（註七）

云某時我和布爾吉一同騎馬行走，約有二十名敵人潛伏在山頂等待。布爾吉跟隨在我後面，我相信自己的力量，沒有等他到來，就轉進攻擊地。只見二十個人一齊發箭，在我身邊四週突然如飛而來。轉入攻擊之狀況下，我的嘴邊很意外的中了一箭，爲此我神志不清了。這時迫及我的布爾吉，正恰如臨終前的人類在急喘中腳又在戰慄，如球般的旋轉中看我，立即溫暖了水帶到我眼前，我以此濕潤了咽喉，將凝結的血塊吐出來了。喪失的意識逐以恢復了，把想法和身體的隨意動彈都欲所欲爲了。我又登上了攻擊的方向，以致敵人恐懼到我的力量，下山跑掉了。所以類似布爾吉那種當稱爲將軍的人，臨於這種危機講求適當的措施是一件很重要的使命。

註一：以麻布製成的成吉思汗居家用服裝，曾收藏於北京帝室博物館。「秘話」

註二：「可被咒罵的東西」一詞，係回教徒附以成吉思汗的仇名。（列炎庫）

註三：本文作者不明，法學教授散吉巴雅諾夫用喀爾瑪克語翻譯而來，土瓦共和國文化勞動者喀爾瑪克委員會發行，一九二八年。

註四：寶石奇尼奇畔另一個名子叫乾德門額爾德尼（也是如意之意——譯者註）。

註五：大法典由金言集及法典所形成，特別是由法典零零碎碎的一直傳到現在。至於金言集方面可以說全都由喇失惕額丁（歷史學家）文件（原文由利亞雜諾夫斯刻所譯者）以及列穆和伊埃諾別利金著作而來者也。這才是成吉思汗法典之二大紀念碑中，實在是在今日所剩餘的唯一文獻。於第六章在其他諸章所採用的條款省略掉了，爲了表明條款之確實可靠具有省略之符號。

註六：依喇失惕額丁之說法，依蒙古語所譯譯的也不一定說是最好的東西，處處有不明確的地方。

註七：這篇文章由以下的句子作結束了。『回來時余曾經過死者的傍邊，見到有關死者所有的六匹驢馬，已沒有主人流浪在那兒，我就把牠牽回來了。』

一代天驕在名山

張文玲

本文作者張君文玲，現在甘肅省榆中縣志辦公室任職，（郵政編碼七三〇一〇〇），對成吉思汗生前兩上興隆山，逝世後暫厝興隆山以及抗戰時成陵遷停興隆山與抗戰後又遷回綏遠經過，敘陳亟詳。並對該縣興隆山風景區及「成吉思汗文物陳列館」一已成為國內外旅遊人士必遊之名勝古蹟，亦併述及。

啓元註

地處西北黃土高原的古城蘭州東南四十二公里的地方，有座聲名遠播的興隆山。這裏奇峰疊翠，飛泉流湍，林木蒼郁，風光旖旎。歷代修建道觀、亭閣，成為著名的旅遊勝地。每年慕名來此觀光的中外遊客達數十萬人。趙元昊、李自成、蔣介石、于右任在此留有足蹟。尤其是譽為「一代天驕」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前兩次來興隆山，卒後靈柩又在這裏暫厝十年之久，可謂名山人，相得益彰。

成吉思汗二上興隆山

興隆山東為榆中川，水草相宜；西為馬御山，牧草豐盛，山顛兩處火山口積有礦泉水；南北皆為起伏的山丘，綠草茵茵，喬灌各木參差相間，構成一個浩大的牧場；東南的瓦川是西南地區糧道。因此，在兵戈峰起、成為征戰的年代裏，自然成為兵家爭奪的要地。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西夏王趙元昊在此修築瓦川會城，繼而續建楊家營、謝家營作為連營，並先後攻取了榆中鹿谷城、西市新城。宋寧宗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成吉思汗御駕親征，大戰西夏景于馬蓮灘和瓦川會城。由於西夏主陣地和側翼的緊密互應，雙方進行了數十天的殊死數量，死傷慘重（

蒙古兵屍體葬於興隆山麓，後人稱其為「元骨堆」）。最後，西夏軍戰敗棄城西逃。宋理宗室慶二年（一二二六），年已六十五歲的成吉思汗在攻克甘州、肅州之後，在阿爾布和草原因追朴野馬時從馬背上摔下致傷。經部下多倫策爾華建議，將成吉思汗送到興隆山休養。

當時的興隆山，由於周圍多次發生蒙古大汗國同金和西夏的戰爭，道眾四散，廟宇淪為兵營，有的因失修倒塌。成吉思汗到興隆山後，決定住在東峰眼光殿前。將士們在殿旁擔起帳篷，讓成吉思汗在帳內歇息。成吉思汗說：「我走遍了大半個世界，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優美的地方。看，多麼美麗的大山啊。我在這裏呼吸著新鮮空氣，飽覽這自然風光，體力一定會很快恢復，望長生天保佑，那時再征伐西夏，一定會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第二天，成吉思汗讓部下找來三子富闊台、四子拖富（因長子朮赤、次子察合台受封在外），交待說：「守業比創業更難，會猛攻也會堅守，才能得天下。攻下西夏後至少用二至五年時間，先把內部整頓好。應多辦一些順民心之事，九種語言的百姓都順從了，你們就會天下無敵。」在興隆山，他還和耶律楚才等人設定了一「聯宋滅金，爾後滅宋」的政治方略，為日後滅宋奠定了思想基礎。

成吉思汗在興隆山度過深秋和冬季，一二二七年春天又率兵馳騁疆場，和西夏、金兵搏殺。入夏時，成吉思汗又因健康原因，二次來到興隆山。這時，他已不能跨馬征戰了，只在興隆山會見金和西夏的使臣。直到病體難以支撐時，又將窩闊台、拖雷叫到場前囑咐道：「廣土眾民欲御尊，必合眾心為一，無論現在和

將來，須要銘紀。」過了幾天，病情不斷加重，耶遂哈敦便與窩闊台、拖雷、耶德楚才商後，用木車將成吉思汗轉送到六盤山下的清水縣行宮。當年八月十七日，成吉思汗病死，享年六十六歲。

靈輓暫厝興隆山

一九三七年日軍占領察哈爾全省及綏遠，山西廣大地區隨即淪陷。同年十一月日本特務內田到伊克昭盟，驅使親日派德穆克棟魯普武裝盜取成靈。經過一年的醞釀準備，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日軍攻克伊盟新城，揚言在農曆三月二十一日並于蘇魯克大祭時攻取伊金霍洛，武力奪取成吉思汗的靈輓。

一月十四日，沙克都爾扎布專程趕往重慶，向國民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口頭匯報，要求遷移成靈。吳忠信任沙王草擬了一份提請遷靈的書面報告，交給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沙王又面謁蔣介石。蔣介石讓蒙藏委員會同軍事委員會具體辦理。與此同時，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也電請重慶國民政府內遷成吉思汗靈輓。在各方因素的敦促下，國民黨最高國防委員會常務會議決定將成吉思汗靈輓南遷，以免日偽盜靈，導致民族矛盾、國家分裂。

成吉思汗靈輓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舉行起靈儀式，經榆林、延安、黃陵、潼關、咸陽、西安、平涼、定西，七月一日到達榆中興隆山。經過榆林、延安和西安時，當地政府舉行了隆重的迎祭儀式。

興隆山初興於唐貞觀年間，是歷代道教名山，明初倡導「三教合一」時，在東峰修建了大佛殿，祀奉釋迦穆尼。鑒於蒙古人信奉佛教，甘肅省政府選定大佛殿為成靈暫厝處。殿內幕以黃布，中堂上方懸掛著書有「威震華夏」字樣的匾額，下懸成吉思汗

巨幅畫像，正中安放著成吉思汗的靈輓，左系遺妃忽蘭哈敦的靈輓。在其靈輓前，置一朱紅色油漆木箱，上面放一紅木雕花的方鏡。成吉思汗靈輓石邊是一方桌，桌上置一長方形木匣，上放寶劍一把。桌後放著成吉思汗的作戰旗徽蘇律定。牆壁上還懸掛彎弓一張。忽蘭哈敦靈輓左旁也置一小桌，上面放著成吉思汗出征時戴的頭盔。

在兩個靈輓和蘇律定前，各置綢香爐一個，酥油燈一盞，不論早晚，燈光明亮，香煙繚繞。成靈在伊金霍洛時，有每日的奉祭，每月初一、初三的月祭和三月二十一、五月十五、八月十二、十月初二的季祭。在興隆山，守靈的達爾哈特同樣保持了這種習慣。小祭時獻全羊、白酒；大祭時獻哈達、神燈、香燭、全羊、奶油、祭灶，誦讀伊烏其克，獻聖酒、唱贊歌、讀祭文、獻花圈……祭奠費用和守陵達爾哈特的工資由甘肅省政府支付，達爾哈特的口糧由榆中縣政府供給。

參加祭奠的有各級黨政要員，僧侶和達爾哈特，以及赤著雙腳千里迢迢從鄂爾多斯趕來的蒙民信徒。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于右任、張治中、張大千、班禪額爾多德尼、確吉堅贊和越南胡志明主席都參加過祭奠活動。于右任還寫下了《天淨沙·謁成靈》詞：

興隆山畔高歌，
曾瞻無敵金戈，
遺詔焚香讀過，
大王問我：

幾時收復山河？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將成吉思汗靈輓運到青海省西寧市塔爾寺。一九五四年三月，內蒙古

自治區派迎靈代表團前往塔爾寺，將成吉思汗靈柩請回伊克昭盟伊金霍洛。一九五六年五月，新建的成吉思汗陵園竣工。成吉思汗、忽蘭哈敦靈柩和蘇律定移入安放，隨後又將在抗戰中失落於民間的十八種歷史文物移入陵園中。

成吉思汗文物陳列館

成吉思汗從一二〇五年起，先後使西夏、吐蕃、畏兀兒（維吾爾）臣服蒙古，一二二九年滅了西夏，一二三年又滅了金。此後，成的孫子忽必烈於一二六〇年繼承蒙古汗位，一二七九年滅南宋，統一了中國，促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民族之間的融洽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成吉思汗靈柩西遷北返中，沿途漢民的迎祭，暫厝十多年的民間交往，增進了蒙漢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維護了國家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積極作用。

為了紀念成吉思汗兩上興隆山和靈柩在興隆山暫厝十年的歷史，及其在中國歷史上起到的作用，一九八七年政府投資四十二萬元重建大佛殿，一九九〇年四月第一期工程長緩後，榆中縣有望人士專程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協商，並同中央當局聯繫，將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安放的成吉思汗、忽蘭的靈柩及其遺物蘇律定，寶劍、馬鞍進行復制，將大佛殿闢為「成吉思汗文物陳列館」。

陳列館院內置有五頂蒙古包，在三十多級台階之上，三株雲杉昂然挺立，掩映著五間大殿。大殿分正殿三間，東西配殿各兩間，建築面積三一二平方，畫棟雕樑、斗拱架疊，並以藍、綠、紅相間彩繪，莊嚴肅穆。殿前懸掛著國家民盟主席費教通題寫的「成吉思汗文物陳列館」館名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朴初、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曾赫、國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題寫的「大雄寶

殿」、「民族精英」、「一代天驕」匾額。

正殿內塑有五尊佛像：中間為釋迦牟尼、藥師佛和阿彌陀佛，左右兩側為迦葉和阿難。在釋迦牟尼佛像前置成吉思汗坐像。塑像均為金妝，形象逼真，線條流暢，為海外專象學者稱道；西配殿陳列著成吉思汗的靈包、靈柩、蘇律定，以及其生前用過的寶劍和馬鞍、弓箭，東配殿陳列著忽蘭的靈包、靈柩、酥油桶、戰刀等。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農曆五月十五日）正值內蒙古草原渾爾大祭之際，興隆山舉行了「成吉思汗文物陳列館」開館儀式。內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蒙民趕來參加慶典。甘肅省、蘭州市負責人和內蒙古自治區民委副主任榮盛為陳列館剪彩。榮盛在致詞中說：

成吉思汗文物陳列館的開館，將會對維護祖國統一，增進各民族的大團結，激勵各族人民在各項事業中奪取更加輝煌的成就。為建立和發展平等互助、團結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關係，為建立高度民主、文明、富強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

幾年來，大陸遊客，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凡是來蘭州的都來興隆山參觀成吉思汗文物陳列館，祭奠這位馬背英雄。

附蘭州晚報報導影本

文轉27頁)

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第六屆學述討論會述要

超美

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四年一次的第六屆學術討論會於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在湖南長沙舉行。會議實到七十八人，來自湖南、湖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陝西、江蘇、河北、新疆、甘肅、北京等十三個省市自治區的蒙、藏、維、朝、滿、壯、苗、瑤、侗、土家、彝、納西、景頗、佤、傣、漢等十六個民族的學者歡聚一堂，認真探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工作中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這次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七十四篇。其中討論民族語文工作的論文共十六篇（包括大會交流的三篇），總體來看，介紹經驗、總結理論都有一定的深度。關於新創和改進民族文字的總結工作，是大家（特別是南方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十分關心的事。此次大會不僅介紹了目前工作進展情況，而且從理論上初步總結了解決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問題的一些基本經驗。載瓦文是新創文字中最先進行總結的文種之一。向此次大會提交的《新創載瓦文的命運與前途》論文，較全面的介紹了載瓦文的使用特點、成功的主要經驗和存在的問題，給人以啟示。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同志，用他們出色的工作打開了侗文推行新局面，《三江侗文推行何以後來居上》一文使與會同志深受感動。針對社會上仍有人懷疑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在此次會議上宣讀的論文有的以民族智力開發、提高民族素質來論證民族文字的重要性，有的從民族語文的使用對科技事業的發展和推動作用來探討這一問題，也有文章探討了民族語文與市場經濟的關係等等，可見，論証

的視角更寬，與現實情況結合得更緊，從而更有說服力。湖南省民委的同志在總結這一問題時指出：「實踐證明，民族語言文字，是對少數民族群眾進行啓蒙教育，開發智力，培養能力，提高民族科學文化素質有效的工具。它的特殊作用在於好學、好記、好寫、好用，有利於學好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有利於調動學生學習熱情，提高小學「三率」，加快普及初等教育的進程；有利於加速掃盲進程，學習科學技術；有利於繼承、發掘民族文化，活躍群眾文化生活；有利於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時事政治，促進民族地區的團結和穩定。」這個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有的同志對失掉母語的自治民族學習本民族語言的情況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這種民族語文使用中的特殊現象引起與會者的興趣。還有的同志對民族語文工作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也有的同志對某一地區或某一文種使用和發展中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並提出了對策性建議。這些調查、分析、研究都是有益的。值得引起重視。

討論社會語言學方面的文章有八篇。有的文章綜合介紹了社會語言學在國內外的研究狀況，有的文章分析某個語言語音、詞匯、修辭方面的村落差異，有的文章討論了民族文化的生態保護問題，有的文章分析了語詞的文化內涵或社會制度的相互關係等，均具有一定學術價值。

屬於描寫語言學方面的語文共二十二篇。相當多的文章均有新意。例如僅就新發現的語種的地位或新發現的語種中某一語言現象進行討論的語文就有《康家話及其在蒙古語族中的地位》、

《格木語形態構詞法淺論》、《畢蘇語的傣語借詞》、《川西北藏區格什扎話的人稱和數》、《繞家話研究》等。這些文章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這些語言的特點。對某一語言的語音描寫、語法描寫、詞匯描寫等方面的文章也不乏有相當深度的，這說明我們描寫語言學正在向縱深發展。可喜的是本次會議收到了一定數量的爭鳴文章。這些文章對已有的同類文章的觀點提出質疑、並把事實、講道理進行討論，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提倡，這樣做有利於活躍民族語言研究的學術空氣，有利於學術的發展和進步。

歷史語言學也是本次會議的熱門話題之一，共收到論文二十篇，大多是對某一語言現象通過多語種的歷史比較，對其演變脈絡進行探索，或對其本質特徵進行揭示。其中討論語音方面的文章有《土耳其語和蒙古語語音的比較》、《論突厥語族語言詞重音問題》、《前置輔音假說在原始侗水語構擬中的作用》、《蒙古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減音現象》、《論古漢語的清鼻音、清流音及復輔音聲母》、《北京話的滿語底層和〈輕音〉、〈儿化〉探源》等；討論語法方面的論文有《漢藏語是非問句語法形式的歷史演變》、《侗台語的判斷詞和判斷式》、《中古蒙古語 SOVS 型句子演化初探》、《漢語伏羲話裡的藏語語法底層》等；也有對古文獻或古詞語進行考釋或底層研究的，如《〈突厥語詞典〉語言名詞研究》、《十二獸與天干為古藏緬語數詞考》、《劍川石窟「阿殃白」釋名》、《〈紅樓夢〉姨類稱謂的類型與底層研究》，還有的論文從語言比較討論了民族起源和民族關係等等。語言歷史演變的研究有相當大的難度，這次會議中，在討論某一具體論文的過程中，普遍對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漢藏、阿爾泰兩大語系研究中的原則、方法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雖然不能取得完全

一致的意見，但可以看到，問題在深化，這種討論是有益的。必要的。

類型比較研究方面的論文有四篇，這類比較對於提高語言教學和發展類型語言學研究有重要意義，這次會議雖然論文不多，但起點都比較高，《淺談漢蒙對比教學中的補語問題》、《哈薩克與烏茲別克語音位比較研究》、《從後綴「族」的使用看日漢朝三種語言的接觸和相互影響》、《漢藏緬語區域性特點》等，都有一定的深度。

計算語言學和實驗語音學方面的論文也有四篇，它們是《關於蒙古古文編碼》、《藏族聲調感知研究》、《藏文信息處理的基本屬性分析》、《現代景頗文詞匯使用的統計學分析》。用現代化設備開展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是最近幾年才發展起來的，經過努力，已取得初步成果，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

附蘭州晚報報導影本

文接 2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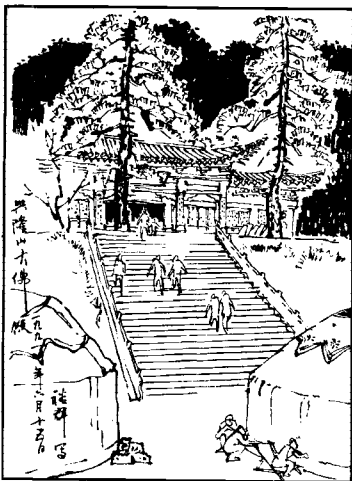
1994年8月17日

蘭州晚報 大西北 · 大西北

興隆山成吉思汗廟

繪畫 安裕群

興隆山風景區距蘭州45公里，是隴右道教第一名山，海拔2500多米，東西兩峰被“興隆峽”隔開，東峰名“興隆”，西峰名“栖雲”，天然生有雲杉、松、樺等喬木和灌木叢，峰巒迭翠，亭殿錯落，山水相映，風景十分秀美。“成吉思汗文物陳列館”1987年在原娘娘殿的基礎上重建，坐落在東峰中段，坐落於35級台階之上，巍峨壯麗。1939年7月1日，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其妃子的靈柩曾遷葬到興隆山的娘娘殿祭祀達十年之久，直到1950年才遷回內蒙原陵。



蒙古族的社會與文化

哈勒楚倫

一、蒙古民族是跨國際的大民族，在北亞有蒙古國，俄境有布里雅特、喀爾瑪克及突瓦等三小國。中國大陸除內蒙古自治區外，還有新疆蒙古、青海蒙古及遼寧省屬各自治旗等。此外歐美及日本、復興基地台灣都有小單位的蒙古人。他們都有文化活動。自治區內蒙古同胞，以其生活方式而言；另有純農社會、半農半牧社會、純牧社會及工商業化的都市社會，星羅棋布於上述三種社會之間，共四種不同的社會現象。

二、蒙古勒族稱意為「多數中心」

古代蒙古族牧居於望建河流域時期，英明的哈布勒汗將十三個部族聯合為一，以自己的奇渥溫部為中心，和其他十二個部創立了蒙古國（MONGOL ULUS）。

三、哈布勒汗與多數之中心國

有關哈布勒汗之歷史記載，蒙古秘史及元史者均較約略，惟辣施德烏丁之蒙古全史和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甚詳。哈布勒建立蒙古國後，被諸部諾顏選為可汗。這是蒙古史裡有可汗尊號之始。

四、哈布勒的功績

創立代表諸部民意的庫里爾台，選舉可汗、對外宣戰，對內施政均經庫里爾台大會通過。哈布勒汗被金帝邀請訪金中都，金史裡以「敖羅勃極烈」記述之。日本學者那珂通世以為「敖羅」即哈布勒者誤，實為職銜「統領官」。

五、蒙古姓氏的特色

蒙古為氏族姓的民族，是開山鼻祖名為姓，蒙古沒有賜姓

制度，惟有賜號制度。可汗無權更改百姓之姓氏，出嫁女兒不冠男姓。南宋人鄭所南撰心史一書中輕視此俗，可是於今的新女性不冠男姓者大有人在，傳承此俗慶有人了。

六、蒙古語和文

蒙古語屬烏拉爾·阿爾台語族。語型為膠著型，文法構造以SOV順造語。

蒙古上自契丹文及金女真文到成吉思汗，於一二〇六年正式採用回紇字母，拼寫蒙古語，而有了今天的舊蒙文。共三十個字母中，七個元音，二十三個子音字。

七、結語

人口六百多萬的瑞士國有德、法、義三種法定官方語文。十一億人口的中國，僅以「Mandarin」（滿洲大人話，中國官話）多年，於今國家開放，主權在民的時期，為各族溝通和睦相處，應多設蒙藏、維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法定官話。

蒙古族的社會與文化

哈勒楚倫

一、邇來國內接二連三的介紹少數民族社會與文化的演講會，本人被徵召報告蒙古社會與文化。這題目實在是太大了。蒙古民族是跨國際的大民族，除了在北亞的蒙古民主共和國，俄國境內布里雅特蒙古、喀爾瑪克蒙古及突瓦等三個小共和國外，大陸上尚有內蒙古自治區，自治區以外的新疆、蒙古、青海蒙古及遼寧省蒙古自治旗等。此外在美國二次大戰後移民到美國的喀爾瑪克蒙古團體等等。其他歐美各國及日本跟台灣的小單位團體都有文化活動。

社會學上的社會是針對社會現象或現況而說的，前述的蒙古族有的我去過兩次，可是限於都市，未能深入民間，而有的地方壓根就沒有去過，隨便照本宣科的說，對熱心來聽講的諸位女士和先生不大禮貌，故今就以我熟悉的內蒙古為例向大家介紹二三事於後。

筆者我生長在內蒙古，內蒙古同胞就有四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靠近長城外的蒙古同胞早在清朝中末年開始，由於內地移民太多，牧地縮小而放棄套馬桿子，定居務農了。此一地帶我叫做純農社會地帶。再北到內蒙古中部一帶居住的蒙古同胞，一邊務農一邊遊牧，這一帶我叫做半農半牧社會地帶。最北邊居住的內蒙古同胞則仍維持著傳統的遊牧生活，我叫做純牧社會地帶。這種名稱是鉅齒形的。此外，人口數十萬的盟旗政府所在地及工商業化的市鎮，我叫做都市社會地帶，星羅棋布於上述三個地帶。這是內蒙古社會的概況。

由於社會的變遷，生活方式及文化方面也有其大同中的小

異，例如純農地帶的蒙古同胞，已經供佛用豬肉了，純牧地帶的則傳統方式用全羊祭佛，嘲笑純農地帶蒙古同胞用豬肉供佛……今年乙亥年而且是金豬。蒙古人吃的文化而言，還是豬肉不及牛羊肉的觀念甚深。這也證明了文化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之說。文化是一個民族適應所生存的生態環境時的產物，因此文化也隨時在變。

二、「蒙古勒」族稱，蒙古語意為「多數之中心」

蒙古族出自室韋，室韋為契丹之一支，故稱「蒙兀室韋」，其牧居地在望建河流域（新、舊唐書有傳）。發源自蒙古肯特山的望建河之「望」字的蒙古音為「MONG」，與蒙古族的「蒙」音相同，為此蒙古同胞叫此河為阿穆爾河（AMUR，意為安寧河）。

在漢籍裡最先以「蒙古」二字記述的則溯自長春真人邱處機之弟子李志常，在一二二一年所撰的西遊記一書中出現，之後便普及定型的。「MONGGOL UN NICHU TOBCHIAN」（蒙古秘史），明朝史官音譯為「忙豁倫紐察脫察安」，直譯則蒙古的重要史綱，將詞尾的「L」字與虛字「UN」合而成為「倫」字。若說或寫如「蒙古勒」，始能音義相吻合。語言是約定俗成的工具既然已定型就不必計交。

可是引起下面的問題了。南宋人趙珙撰蒙鞬備錄一書中，將「蒙古勒」釋譯為「銀子」，「銀子」一詞在蒙古語裡為「MONGGU」，蓋「蒙古勒」族稱與「銀子」音韻相似而致此誤會。又大英百科全書「MONGGOL」條將「蒙古勒」解釋為「euer lasting river」（永恆之河）若依此義則蒙古語應為「

MONGHE GOL」。此為第二件音韻類似之故出誤會的例子。

「MONG」（蒙）這個部族名，意為很多及豐富等（請閱蒙古文大元水晶念珠一書）。蒙古同胞的發音則是「MONG-G」，同為阿爾泰語族的姐妹語，文字符號也是同一種阿拉姆（Aramaic）字母文字的滿洲同胞，在語尾的喉塞音「G」後加入「O」元音而說或寫均為「MONGGO」（蒙高）。又由北亞遷移到小亞細亞的土耳其國人，雖語言同屬阿爾泰語族的姊妹語言，惟將「蒙古勒」（MONGOL）的鼻音脫落，將蒙古叫做「MOGOL」（毛敖勒）。更有趣的是同為我國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之一，且與蒙古民族在藏傳佛教文化上息息相關的西藏同胞，自古迄今，對蒙古民族的稱詞較特殊，說或寫蒙古均為「SOG-PO」（意為草原民族），由此「阻博」吾人可推知遼史的「阻卜」及金史的「阻鞑」之意了！

「MONGCOL」（據舊蒙文），係「MONG」和「GOL」（中心、河川、命脈）二詞的合熟詞，是「O」元音的和諧。在元代遺留的語料——至元譯語一書的地理門載，「河」曰「沐漣」（MORIN）。又如明代所編華夷譯語（猶言韃靼譯語）地理門載「河」曰「沐漣」，其他如盧龍塞略、登壇必究譯語及茅元儀輯武備志譯語等均謂「河」曰「母倫」或「母漣」。據此前述釋語「永恆之河」之解釋無法成立。為此「蒙古勒」者應為「多數之中心」釋，始能合於元音和諧之語法規則及名副其實的「蒙古勒」族稱的真諦。（請閱拉西彭蘇克撰蒙古古文大元帝國史及彥金納西著大元帝國發展青史）

三、哈布勒汗與「多數之中心國」

有關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哈布勒汗的歷史記載不多，蒙古秘史裡，雖有「合木黑、忙豁里、合不勒、篋顛阿巴。」（

HAMAG MONGGOL HABUL MEDEN ABAI）意為哈布勒可汗曾經統治過全部的蒙古民族，惟未能詳細述明其事蹟。元史中有關哈布勒之記載亦屬略而不詳。聖者其道也不孤，在辣施德烏丁（Rashid al-Din）的集史（猶言全史）中對其一生事蹟記述較詳之外，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甚為詳盡。另外據蒙古民間的傳言口碑及片斷蒙古文獻之記載，則哈布勒可汗其人身材雖不魁偉，但體格頗稱健壯，聲音宏亮，肩膊較常人為寬，手長過膝，有貴人相，目光銳利炯炯有神，以及濃淡適中的蒙古民族傳統的八字美鬚（SOYO SAHAL），顯得神采奕奕，令人肅然起敬。並且頗有辯才，長於外交，說服力極強，可與古希臘的天才辯論家，民主鬥士狄孟斯尼思（Demo Sthenes）媲美，在當時誠為蒙古諸部人所最崇拜的人物。

哈布勒可汗出身於尼倫部即中堅部族，甚氏族姓為奇渥溫（GIYOD）。在北亞此尼倫部為中心，在其周圍牧居的其他部族，如格魯賽等史學家以他們的氏族血緣關係分為二類：一為與尼倫部血緣關係較近的八部。一為血緣關係較疏遠的五個多兒勒斤（TOROLCHIN）部（請見附圖一）。於一一三〇年哈布勒可汗，將上述十三部合為一，創立了聯邦式的「多數之中心國家」（MONGCOL ULUS）。哈布勒可汗被選任為大可汗，開拓了一新的里程，後世追諡為祖元皇帝（成吉思汗實錄）。

四、哈布勒的功績

哈布勒可汗創立了「多數之中心國」後，蒙兀室韋的「室韋」二字脫落，哈布勒可汗之部為中心的蒙古帝國。創立了在亞洲第一個民主形式的國家。在蒙古史裡哈布勒可汗為第一位可汗尊號的大政治家。此外又創立了代表諸部民意的庫里爾台（國會）。惟有經由這庫里爾台大會選出的可汗始能有領導全

蒙古軍政大權。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 (YESUGEI) 因不是經由這國會選出的領導者，為此以「巴圖爾」(英雄) 名號統治其諸部。庫里爾台 (HURELTAI HURAL) 之權能除了選舉可汗之外，對外宣戰及對內施政經過該會認可或通過後，始能實施。忽必烈汗建立元朝之後，庫里爾台成為諮詢機構了。

哈布勒可汗建立了蒙古帝國後，金熙宗特派專使至蒙古國，邀請哈布勒可汗至金京訪問。此對哈布勒可汗而言，乃是一個甚為危險局面。足智多謀，才驗俱豐的大可汗，深知金朝對新成立，且漸為強盛的蒙古國，甚具戒心，即使接受金帝之邀請也仍無法與金修好。可是萬事待興的蒙古國，仍有必要與金維持既有關係，哈布勒可汗遂毅然決然的接受邀請，往訪金京。金帝設國宴款待國賓，可汗辭謝金帝回歸蒙古國之際，金帝餽贈禮品甚豐，蓄意利誘籠絡。在此必須做一個說明的是，大可汗訪金朝的公元一一四七年，大金國史國語解說：「敖羅勃極烈來訪。」那珂通世譯蒙古秘史，並命名為成吉思汗實錄的註釋裡誤為「敖羅」為哈布勒可汗，「敖羅」實乃其官銜、尊稱他為「胡魯(敖羅)勃極烈」(UHURI BELLE)。換言之，金史裡將哈布勒可汗認為是蒙古國之「統領官」者也。這與蒙古秘史裡的哈布勒可汗曾經統一了所有蒙古之史實相吻合。金朝邀請其往訪金都，對貴賓尊為「統領官」亦屬情理之常也。

五、氏族姓與圖騰姓

氏族姓異於圖騰姓。氏族姓，以開山鼻祖名為姓。在同一個氏族團體裡的群眾，都是一個姓。氏族內嚴禁通婚，即所謂的禁內婚 (endogamy)，而尚外婚制 (exogamy)。在這社區裡，習慣上彼此叫名而不叫姓。其因整個社區均為一姓，分不出你叫的是何人。另一種原因因為氏族姓來自祖先名，在尊宗敬

先的觀念下，老是在叫老祖宗的聖名，是極不孝的，所以只叫「哈布勒古埃」(哈布勒先生)。那麼這寶貴的姓會出現：一則被徵召入伍，避免張冠李戴之誤。再則娶或嫁前，都要先瞭解彼此的姓氏 (OBOL) 之要求。

蒙古族俗，有男女平等的良俗，例如女兒出嫁，不冠男方姓，仍以在娘家的姓名為姓名。明代人鄭所南撰心史一書中頗為輕視這蒙古俗，惟近代在台灣新女性中不冠男方姓者大有人在，這蒙古婦女而言，似乎是傳承慶有人吧！

在蒙古社會裡，統治人民的可汗，也無權更改百姓姓名，是故蒙古沒有如漢族皇帝賜姓制度。可是卻有賜號制度。成吉思汗軍統一北亞初期與泰亦烏惕部軍交戰，敵將珠爾嘎台 (JURGADAI)，由遠處一箭射殺了大可汗之乘馬。後來敵部被打敗，敵將珠爾嘎台向大可汗投降，並告射死大可汗乘馬之事。大可汗想：「人做壞事，避而不言，此人則不然，誠實且英勇既往不咎，賜號為「者別」(意為箭鏃)，此人即為日後元史裡所載的者別大將，同時也是賜號之一例。

此外，蒙古社會裡，將氏族姓、氏族長名及居住地名三者相疊為一的習俗。蒙古同胞由於過去的部落氏族生活習俗，對陌生人，不問其「貴族」，而問其「貴府」——旗。若被問者回答：「達爾罕旗」，則可知此人是成吉思汗弟哈薩爾的後裔，姓博爾濟錦，諾顏(統治者)是某某人……，多奧妙啊！

圖騰姓 (Totem) 的出處，不同於氏族姓 (Clan)，雖然不在本文所報告範圍內，可是蒙古同胞中，由氏族姓的第一音節音取有圖騰姓類似姓的人，不妨點到為止的再加以說明於後。古代圖騰姓的出現，來自圖騰板上所繪的動、植物及顏色。例如用動物圖騰的馬、牛、羊及駱為姓；用植物的林、李

、楊、柳做姓氏；顏色的白、黃、藍、黑等為姓。後來也有以官銜、住地名等做姓氏。當蒙古人與中原漢人往來日益頻繁。蒙古同胞子弟在中原讀書，或服務，為了方便起見，取原氏族姓的第一音節音發相同音的漢字為姓，如奇渥溫氏哈布勒汗的後裔中取「奇」姓而有奇子俊。再如元朝國姓「博爾濟錦」為例，內蒙古、昭烏達盟的蒙古同胞取「鮑」姓而有鮑永春；哲里木盟的取「包」姓而有包國義；卓索圖盟的則取「寶」姓而有寶國棟。包、鮑、寶姓及奇姓的蒙古同胞不能通婚。因為同一氏族。蒙古姓分總亞之別，奇渥溫姓為總氏族姓，博爾濟錦姓為亞氏族姓。主張倫理道德的孔夫子，其父名為叔梁紇，唯其後人未採「叔」姓，而採「孔」姓者然。

六 蒙古語言和文字

大家都知道，歷史學上的「民族」是一種人的集團，具有不固定的活動的形態。而地理學上的地域是不變的固定的形態。蒙古語言，係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族（Ural-Altaï Family）語言學者以為烏拉山和阿爾泰這兩座山為中心，其周邊居住民族所使用的語言，乃名為這兩山語族。今日住於北歐的勞蘭（Finland）、中歐的匈牙利（Hungary）等民族語言亦屬這兩山語族。依過去的民族活動史而言，她們與至今仍留居於西伯利亞西部一帶的敖斯托雅克（Ostyak）及薩摩耶（Samoyet）等民族都是歐亞草原民族，同一語系的兄弟民族，可是歷史學家將前者的活動史列入於歐洲史裡，而將後者的活動史乃分置於東亞史裡，由於地理上的區域劃分，其民族的活動史亦因之劃分為二。惟兩者之間卻因語言文化的持久性仍保存著血濃於水的親屬關係。儘管蒙古民族跨國際的分為數個政治實體，惟都接壤於亞洲一地，且語言一致文字相同，具有未

來掃除文盲的優厚條件。

蒙古文字方面，蒙古出自契丹一支。契丹創用文字於十世紀初。金女真比契丹後一個世紀始有太祖阿骨打創女真大字。又第三代的熙宗於一一二八年再造女真小字。契丹文和女真文對蒙古民族都有或多或少的特殊影響。

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統一了奈曼（Naiman）國，並得該國大臣又是國王的老師塔塔統阿（Tatatunga，元史有傳）。大可汗召見交談中得知其學識之淵博，命其用回紇字母拼寫蒙古語，教授蒙古子弟，而成為今天舊蒙文的前身。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原為橫書為文的回紇字母，自蒙古族，因受契丹文之自左往右，由上往下為文傳統，改為由上往下直行文字了。從這時蒙古文人放棄繁雜難學的契丹文，改採字母文字，後來的八思帕字母蒙文亦然。清太祖努爾哈齊興起放棄了女真字，採用蒙古字母，加些點和圈成為滿洲文了。

蒙古文三十個字母中，七個元音（母音），分為三個元音群，元音群與元音群之間的文法（語法）規則十分嚴格，如漢語的四聲調，發音錯則元音異，字亦錯了。這元音規則泰西學者叫做「Vocalic harmony」，漢釋之為元音和諧或母音調和（請閱附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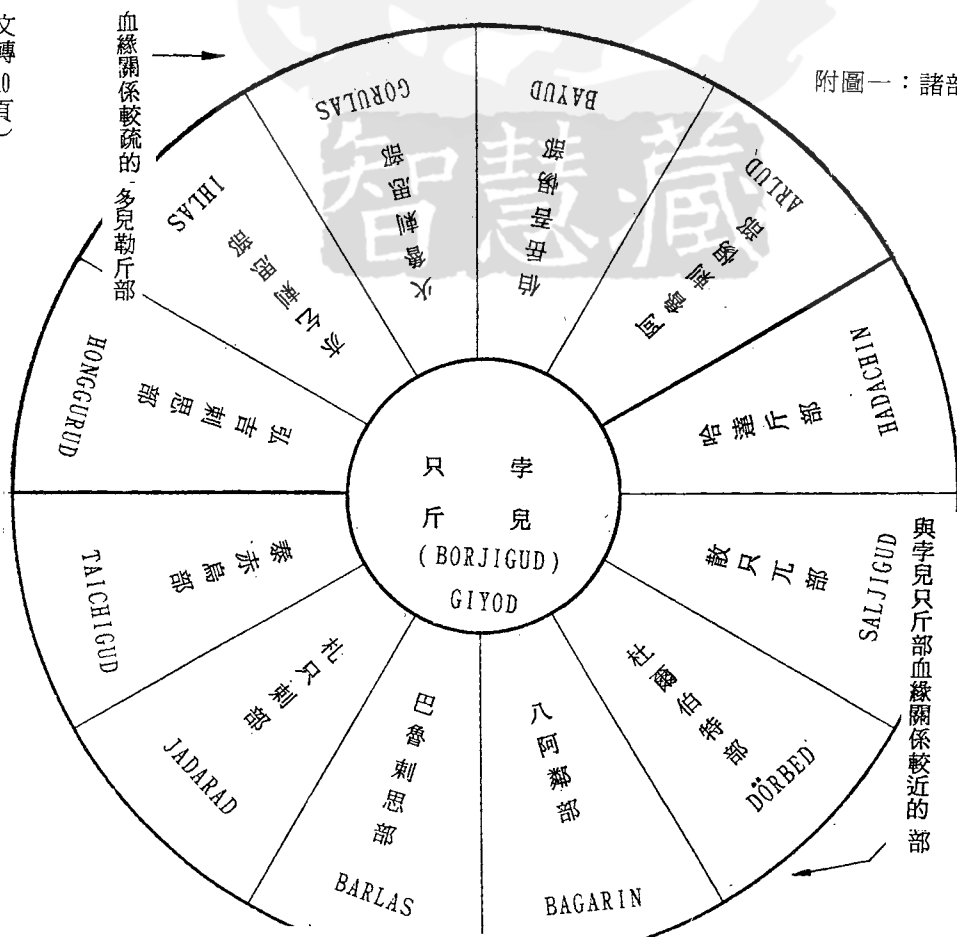
七 結語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根據目前大陸方面的統計，共有五十五種民族。民族單位上，少數民族占絕大多數，計五十四種民族。大陸方面除了繼續推行各民族原有的文字之外，還依少數民族本身的意願，為他們創製文字。這一點事實是無法否認的。大家都知道國家是全體國民的總和，五十五種民族是組成國家的三要素之一。每一個民族與政府之間有相互依存的關係，

故彼此均應有共同的瞭解和體認，同心協力和相互尊重之原則，國家才能強盛，各民族始能和睦相處，安居樂業。

蒙古民族是跨國際的大民族，「蒙古」一詞的蒙古語意為「多數之中心」，語文又「元音和諧」之語法，如前所述。據此筆者站在少數民族之一員的立場，願意代表大家向執政的大家長要求尊重吾等弱勢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像人口六百多萬的瑞士竟有德、法及義三種法定官方語文，人口達十一億之中國，僅以一個「Mandarin」（滿洲大人官話或中國官話）多年。於今國家開放，理應更重視少數民族語文，在中央設置蒙藏維及其他少數民族語文的專業人才，並更進一步法定為官方語文。這主權在民的時代裡，各民族間的良解，端賴於語文，彼此溝通，共同奮鬥，達成各民族共存共榮的希望之明天，是為各民族之福，亦為國家之福。

附圖一：諸部聯盟圖



文轉 10 頁)

滿族的歷史與現況

那思陸（滿族，中華民國滿族協會副理事長）

今天很榮幸能到國父紀念館為各位講演。首先要說明的是，這次的講演非正式的學術講演，因我本身在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法律課程，我的專長不在民族學、人類學方面，故不敢自視為專題的學術講演，僅為一個通俗文化的講座。就漢族來說，對於滿族有著錯綜複雜的感受，因為在中國近代史上，滿族的政治影響力是相當大的，滿漢之間的關係，近百年來也是相當緊張的，我們必須認清這樣的歷史事實，必須去面對這樣尷尬的情形，不能加以曲解。在台灣，漢族佔了絕大多數。我今天談這樣的問題，或許提供諸位由另一角度來思考，不能完全與漢族的「主流」思想一致。我的講題內容限於介紹滿族的歷史與現況，在此僅就我所知道的資料來說明。

在《中國少數民族》一書中首即介紹滿族，有一些關於滿族歷史的敘述。滿族初無文字，無法傳述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故早期歷史皆由漢文來記載，包括《尚書》、《漢書》、《史記》等。至女真時期，滿族才有自己的文字。探索滿族之族屬，從語言觀之，為通古斯語族的滿語支。從歷史觀之，上推至二千多年前的西周時代為肅慎，至漢代為挹婁，魏晉南北朝為勿吉。據我觀察，這些歷史名稱皆係當時漢族的稱法，並不代表東北地區所有滿族先民。東北各地滿族與漢族中央往來程度不一，與中央往來頻繁者多為東北地區南部的滿族。

一般說來，滿族先民在魏晉南北朝前，屬原始社會，信仰薩滿教，婚姻、風俗習慣、語言皆頗有特色，居住乃穴居、半穴居，至女真時則與漢族同，居木構建築中，為因應寒冷的氣候環境

而有炕之設計，其炕之特色非如華北一般民宅之坐北朝南，乃坐西朝東，屋外為廚房，門檻內有三炕：北炕、西炕與南炕，北炕為尊，客人通常坐西炕，年輕人、女人坐南炕；又例如婚姻的坐福習俗：新娘至夫家須坐炕上一天，坐得愈久愈有福氣。其它與滿族傳統漁獵社會有關的婚俗：習慣在晚上舉行祭祀或婚禮。

挹婁、勿吉時期，滿族習俗所知有限。唐代之後，靺鞨分黑水靺鞨與粟末靺鞨，黑水即滿語 *sahei liyan ula*，粟末相信亦為滿語，但不知其原音為何。粟末靺鞨由大祚榮建立了渤海國，其統治者的族裔複雜，包括滿族先民及朝鮮人等，亦有少數漢人，係多民族國家，關於大祚榮所屬族裔，應非漢人，亦非朝鮮人，我推斷其為靺鞨人。渤海國與唐朝往來交流頻繁，關係良好，在唐末始被契丹（*契丹*）所滅。契丹與東部漁獵的通古斯民族不同，屬於匈奴、蒙古遊牧民族，亦係北方少數民族。但有人主張滿蒙一家，乃一主幹的二分支。契丹滅渤海國之後，渤海國尚在今遼寧一帶建有東丹國。契丹對渤海國故地的統治相當嚴厲，要求進貢海東青，一種兇猛老鷹，擾民甚烈。至於黑水靺鞨，當時已稱為女真，此乃契丹人對之稱法，轉音應為「汝真」，音近肅慎。完顏阿骨打興起後，迅速地消滅了契丹，並南下威脅南宋，宋金對峙長達一二〇年。女真首次入關建立一正統王朝，即金，此時期尚有數位優秀的皇帝，例如號稱小堯舜的金章宗，在位四十年。宋金戰爭雖多，但和平時間仍較多。其中最嚴重的一次乃海陵王完顏亮領金兵攻南宋，遭到失敗。蒙古興起，迅速滅金，金哀宗死於蔡州，金因而滅亡。金朝統治華北一二〇年之久，有相當程度的民族融合，據《金史》所載，當時華北地區女真有四

百萬人口，漢人不過二千多萬，故血統、文化交流是不可避免地。原來在金開國時所創之女真文字，今已難辨識。除少數如大陸學者金啓孫先生（愛新覺羅氏）能破解女真文字，並編有《女真文辭典》，據金教授說，女真語言基本上是滿洲的語言，但因時間長遠，難免有差距。在五胡亂華時，滿族祖先尚未融入所謂的中華民族中，第一次的融合乃女真統治華北期間。元明統治期間，大部分女真人仍留在華北，極少數近東北地區之女真人返回故地。女真文字此時逐漸消失了，明中期後，女真人已無法以女真文字與明朝交涉，不得不習漢語，而北元仍有蒙文，努爾哈赤則在一六三〇年左右仿蒙文制滿文，滿人入關後，亦若北魏孝文帝時的鮮卑人，迅速漢化。

努爾哈赤與其子皇太極在關外建立了二十八年的政權，國號金。由此可見，其自認為與五百年前的女真是同一族系。但皇太極不同於努爾哈赤之態度，不甘於只當女真人的皇帝，欲成為漢人、蒙人之皇帝，改女真為滿洲（manju），欲擺脫漢人對女真為滅宋之異族的影響。史籍有所謂清宮十三朝的說法，但清宮非十三朝，實為十二朝，乃因皇太極有二年號，一為天聰，一為崇德，國號亦改為清，不稱金，稱清；亦有人打趣謂「清明」，清在明之上，故稱清以自居明之上。清與金乃一音之轉，乃欲撇清與「女真」的關係，強調其為「滿族」。崇德一朝，已打下滿清入關之基礎。雖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其實在此之前清曾五次入關，最遠一次，越山海關，經河北、山東，攻下濟南府，並多次佔領河北北部的若干縣分，如遵化、永平等古代所謂燕雲十六州之地，並曾擄三十萬人畜至盛京，但皆未長期停留。某次包圍北京城時，便有攻下北京之議，但皇太極認為不妥，乃欲待明朝自為腐敗，再一舉殲滅。

滿清入關後，引起了民族關係的緊張。順治至康熙時皆有反清的活動，鄭成功在東南沿海的反清，畢竟是一個民族主義的號召。從漢族的立場來看，是自然而然的，故滿族初期的統治是困難的。但滿族領導者頗有政治的智慧，其軍事武力亦強，因此尚未引起重大的動亂，鄭成功唯有退守台灣。滿族以少數民族身分來統治中國，據我推算，隨愛新覺羅家族入關的滿族人口不過三、四十萬人，正規軍隊十餘萬人，但明末的總人口數應在六、七千萬至一億人左右，這如同英國以千餘公務員統治印度。順康雍乾盛世後，嘉道時期即開始衰退，此和其漢化有關。滿族一入關即開始漢化，漢化程度甚高。由滿族的角度來看，堪謂忘本。皇室雖努力維持本族語言，但效果有限。而清帝由順治開始，其漢文造詣即高，乾隆有數萬詩作，嘉道後，關內滿族漢化情形已甚為明顯，會說流利滿語、寫流利滿文之人不多。在乾隆以前，滿文奏摺甚多，至嘉慶時已逐漸不見，同光後更為明顯，以滿文寫奏摺僅見於中央少數滿族筆帖式之奏摺，或是某些儀式、慶典、對外國書等必須用滿文的場合，始見。以我祖父為例，嚴格地說，已談不上會滿文、滿語。

滿漢兩族的關係在民國初年時是相當緊張的。由滿族的觀點來看，從民國八年的復辟，及民國十三年溥儀被驅逐出北京城，直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時，溥儀在東北建立所謂滿洲國，維持了十四年的政權，到民國三十四年隨抗戰之結束而瓦解，都是不愉快的歷史事件。也就是說，滿清並非隨著民國建立而結束，尚持續到民國三十四年，此後民族間的緊張關係仍繼續著。中共建立政權後，滿族是否仍算是一少數民族的問題被提出來討論。以我而言，我是山東青州的滿族。中華民國滿族協會的另一位副理事長即國大代表傅崑成先生，他是北京滿族。我們的情形非常

相像，他父系是傅察氏，我父系則是那拉氏（註一），但母系皆屬漢族，民國以後滿漢通婚的情形十分普遍，另外一些著名的例子是：胡茵夢的父親為遼寧滿族之瓜爾佳氏，母親則是漢族；銓敘部長關中先生，其父親關大成先生亦為滿族，母系則為漢族。基本上，民國以後已少純種的滿族。亦有一些母系為滿族的例子：國劇演員魏海敏之母，及行政院長連戰之母肇氏。因此，滿族之族屬值得研究。

一九四九年後的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中，中國各民族皆有代表參加，但據說沒有滿族。惟新疆有一錫伯族代表；錫伯族實即滿族，此乃今日大陸唯一約有三、四萬滿人、有滿文報紙、滿語電臺的地方，即新疆察布察爾錫伯族自治縣。其他如黑龍江有少數村落有會說滿語之人。另外，回族亦有同樣的族屬問題，新疆的維吾爾族與內地所謂回回有很大的出入，此為另一個重要話題，此處不談。後來，滿族與回族皆被中共承認為少數民族，但滿族的際遇是較為悲哀的。在情報局所編的中共年刊上，曾記載中共政權各少數民族的人口數，滿族有二八〇萬左右，我深感人口之稀少。事實上，其調查不盡詳實，再加上政治因素，故調查結果之人數偏低。真正的情形是：文革後，滿族進入政府機構者，不談或不承認是滿族，怕受歧視。在台灣亦有如此情形，例如前教育部長羅雲平為滿族，但鮮為人知。事實上，在台灣少有歧視的情形，我的漢族朋友未因我是滿族而見外，且我的好友及長輩們中，漢族佔了絕大多數，但不可否認的，有些滿族同胞仍是有所顧慮的。

在大陸，文革後，少數民族政策改變，對其有所優惠。例如，可生兩個孩子、孩子就學有所優待，還可自行選擇申報族籍，故滿族人數驟增為九八三萬，事實上，據我估計，三、四年前早

已超過一千萬人，且未申報者尚有許多。就以北京為例，在民國三年左右，北京市人口約有六十萬，滿族人口即有二十萬。到文化大革命前後，北京的滿族僅有十一萬六千多人。也就是說，人數不增反減。北京市已擴大，涵蓋十個縣分，且統計時間前後相差六十餘年人數為何不增反減？然究其原因，乃以前不敢申報，文革後政策改變始申報。民國三年的北京滿族二十萬人中，有部分為漢軍旗人。旗人與滿人不同，旗人分三種：蒙古、漢軍、滿洲旗人，真正的滿族為滿洲旗人，佔八旗部隊的二分之一以上，由《清史稿》上的統計數字可看出，人數約占旗人百分之六十，北京應有十三、四萬為純滿族。滿族人口減少之因素實為政治性因素。目前北京滿族人口二十餘萬，僅次於回族，但應不只此數。

滿族分布仍以今日的遼寧省為多，滿族自治縣大半分布在此，據三、四年前所做的統計，滿族自治縣包括遼寧省的新賓、岫岩、鳳城、清原、本溪、桓仁、北鎮、寬甸等八個，吉林省的伊通縣，河北省的青龍、豐寧、寬城等三個，尚有河北省圍場滿族自治縣，共十三個自治縣。一般而言，各自治縣滿族人口在三十萬到六十萬之間，遼寧省大概佔了五百萬到六百萬之間。其次則為河北省，承德地區就有八十萬的滿人，北京至少有三、四十萬人（官方統計乃二十餘萬人），青龍有五十萬人，豐寧有三十四萬餘人，寬城有二十一萬餘人，故河北省的滿族共約有二百多萬，其它如吉林省、內蒙古皆不超過一百萬，黑龍江省不超過五、六十萬。

近來滿族協會與大陸一些滿族人士有往來，也邀請他們寫些稿子介紹滿族現況，故對滿族現狀有一些了解，據說滿族在大陸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其它各族差不多，未受歧視。但我認為，雖然

彼此共同生活相安無事。由於歷史因素，滿漢兩民族間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仍無法解決，會有所爭議。例如大陸曾因清宮劇中對孝莊皇后加意貶抑，引起滿族同胞的公開抗議，此外，更是避談滿族之現代史，例如偽滿州國之為日本傀儡政權。歷史評價究應基於漢族或其它少數民族的觀點，難以論斷。就如台灣史的一些問題，也需要各族群冷靜地思考，避免以本族群的眼光來看政治社會事件，須納各族群之意見，從不同角度來探討。

我本身主要研究的是中國法制史，對清代典章制度有興趣，但非民族史專家。我所知多來自從小耳濡目染的家鄉情況與習俗，例如長袍馬褂、薩其馬（滿語意為切糕，乃滿族人喜食的一種甜食）等皆為滿族所固有，但今少有人知曉。尚有其它因民族交流所產生的一些現象，例如，以前我父親喜食的一些食物，像白煮肉，我原不知原因為何，但由學者的研究，如《滿族歷史與文化簡編》、《滿族史研究集》、《滿族簡史》、《滿學研究》等，才知此為滿族日常飲食習慣，由此可知，滿族原有習俗已逐漸不顯。

再看台灣滿族的情況，台灣究竟有多少滿人至今仍是個謎。政府並未統計在台灣滿族人數，依內政部有關規定，族籍並未在身分證上出現過，未如大陸身分證上註明族籍。台灣僅蒙藏兩族有族籍證明，尚可由姓名上來保留族屬，滿族則無法驗明正身。此次姓名條例修訂後，似乎只有原住民可以改回原姓氏。據我估計，台灣的滿族約在一萬到兩萬人之間，因為民國三十八年遷台之民，加上外省第二代，約有三百萬人，以比例來推算，應不誇張。參加滿族協會者維持在三百人左右。作為一個民族性社團，滿族協會成立於民國七十年，大概是最早的一個。這代表政府早已認可滿族集會結社之自由，並承認滿族之存在，是值得肯定的。

滿族協會因成員少，故舉辦的活動也不多，偶爾有一些演講、團拜、會員大會、祭祖等活動，部分會員也參與中國邊政協會。台灣的滿族應比大陸的滿族自由得多。至少，我剛才所發表的一些言論就沒有什麼顧慮。

關於滿族的風俗，牽涉廣泛，我現在再舉些一般較少提及的。我們知道，新疆有著名的十二木卡姆，其它各民族亦多有歌舞。但滿族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嚴肅的，沒有歌舞，事實不然。在滿清入關前，其歌舞是簡單的，少數尚留存於清宮祭祀之表演，甚至在同治大婚圖片中，還可見到喜起舞、隆慶舞。喜起舞乃由於過去漁獵習俗而來的，人披上豹皮來跳舞；隆慶舞乃戴動物面具扮演動物，與扮打獵者共同演出狩獵情形。此外，滿族的舞蹈有莽式舞，今只見於東北某些滿族自治地區的耆老，一前一後的左右盤旋、前後進退的舞蹈，但我未親眼看見過。據歷史記載，至清末尚存有這些舞。至於歌，新疆察布察爾錫伯族還會唱，入關時所唱的歌，旋律類似成吉思汗大軍進行曲。尚有受漢文化影響的一些藝術，如北京可見到的子弟書、八角鼓。北京中央歌舞團有錄音留存，台灣漢霖曲藝團會唱關公斬華雄等段子的八角鼓。這些曲藝是以漢語發音的，但滿漢語混用的曲子仍可聽到。

註一：據金啓宗教授的意見，那拉來自滿語 *nara*，意為愛。蒙語亦有此字 *nara*，意為太陽，故那拉氏在滿族與蒙古族中皆有，但原始意義不同。被愛新覺羅氏征服的葉赫部，曾受蒙古統治，上層為蒙古人，故葉赫部有一些蒙古血統，但基本上為滿族；我父親曾說我們家族乃葉赫部的那拉氏，但族譜已燬於大陸，無法查證。關於改漢姓的問題，例如愛新覺羅氏改姓金，乃意譯。北京許多姓金的人皆屬愛新覺羅氏；又北京姓郎的，為滿族紐祜祿氏，意為狼，故亦意譯；瀋陽姓趙、或肇者，為滿族愛新覺羅氏；姓傅、姓富的滿族，原為傅察氏；完顏氏多改姓汪、姓王；索乃索佳氏所改，馬乃馬佳氏所改，滿族改漢姓並無明顯規則。

「兩岸民族學學者交流座談會」紀要

時間：一九九五年元月十四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四十分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所、中國邊政協會

主持人：蕭金松、林恩顯、占巴扎布

出席人員：

大陸學者：胡坦、王輔仁、史習成、杜榮坤、劉魁立、任新建、格桑居冕、白蔭泰、黃顯、翟勝德、郭卿友、趙雲田、羅潤蒼、那日、滿昌、劉先照、陳慶英、周錫銀、降邊嘉措、上官劍璧、廖東凡、旺久、沈衛榮等廿四人。

台灣學者：呂秋文、唐屹、林冠群、林修澈、張慧端、張中復、王雅萍、廣定達、包克、哈勒楚倫、馬普東、翁福祥、廖淑馨、徐桂香、程碧惠、李美蕙、李信成，及民族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民族學系學生等三十人。

整理記錄：政大民族所研究生余淑慧

一、主持人致詞：

(一)蕭金松（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兼代主任、所長）：

歡迎各位大陸學者訪問團團長占巴扎布先生暨各位學者蒞臨政治大學，諸位剛下飛機，還沒有充分休息，就趕來參加這次兩岸民族學學者對談的盛會，謹此表示感謝。也要特別感謝發起籌辦「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的中國文化

大學蒙藏研究中心主任呂秋文所長，由於他的努力，大家能夠相聚在一起。在本系所教授兼本校學務長的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林恩顯先生的協助下，政大民族學系所有機會約集來台參加學術研討會的大陸民族學者與此間民族研究學界朋友們會面，以學術座談的方式歡迎各位，感到特別高興。

國立政治大學自一九五五年在台灣復校以來，即有邊政學系的設置，一九六九年改名民族社會學系，同年成立邊政研究所，一九九〇年改名民族研究所，一九九三年成立民族學系，隸屬於社會科學學院，是台灣大專院校中唯一研究少數民族問題的专业系所。本系所現有專任教師八名，兼任教師十二名，大學部學生九十四名，碩士班研究生七十六名。

大學部設有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民族志、民族史、民族地理、民族語言（滿、蒙、維、藏、台灣南島語等）、民族文學、民族宗教、民族經濟、民族政策、族群關係、博物館學、民俗學、民族藝術、海外華人研究等課程。學程四年，最少應修一四〇學分才能畢業。

研究所設碩士班，除共同必修、選修科目外，採教學分組的方式，分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台灣原住民五組，搭配各族語言、歷史、社會文化及相關專題等課程。學程二年，可延長到四年，通過學科及論文考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本系所教師本年度進行中的研究計畫共有五項，每年舉辦一至二次中、大型學術研討會，及多項學術演講。近年來本所師生並多次赴大陸學術交流，希望加強合作關係，共同研究民族課題。

本系所出版如下三種刊物：(一)《民族學報》(一—二十期，十九期以前稱《邊政研究所年報》，刊載學術論文，接受外稿，無稿酬)；(二)《西藏研究會訊》(一—十五期，半年刊，目前停刊，計劃改名《民族研究會訊》)復刊，刊載學術訊息、研究方法及少數民族現況問題，接受外稿，致薄酬)；(三)《西藏研究論文集》(刊載學術論文，不接受外稿，無稿酬)。均寄送國內外各大圖書館及學術機構交換，歡迎各位學者賜稿。(介紹出席本次座談會之民族學系所師生，略)

(二)占巴扎布(北京中國民族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大陸學者訪問團團長)：

謝謝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和中國邊政協會共同安排這一次兩岸民族學者的座談會，我和我的同行朋友們，在此受到各位的熱烈歡迎，至表謝意。這是海峽兩岸長期隔絕以來，兩岸民族研究學術界的第一次文化交流，我們滿懷興奮的心情，希望和台灣學者朋友們，多作情感的和學術的交流。

其次，我來介紹同行的幾位大陸學者，就從我左手邊開始，一一介紹。(以下略)

(三)林恩顯(政治大學民族所教授兼政大學務長、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

蕭所長、呂所長、占巴扎布團長、劉副團長、各位先進：首先代表中國邊政協會熱烈歡迎大陸代表團各位先進蒞校，也歡迎本地各位老師同學參加今天的座談會。中國邊政協會是台灣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學者與各少數民族領袖所組成的民間社團，社團宗旨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也有聯誼性質，並

出版「中國邊政」季刊，對各民族的研究與團結頗有貢獻。這次本會與政大民族系所合辦今天的座談會，甚感榮幸，希望藉海峽兩岸少數民族學者的交流研討，能增進彼此的瞭解，並交換研究心得。今天的座談會是彼此在台灣的第一次接觸，是研討會前的座談會，發言重點希望放在介紹兩岸少數民族研究與教學單位的概況，作為明天研討會的序幕。(介紹出席本次座談會之中國邊政協會代表，略)

二、主題討論：

主持人(蕭金松，下同)：

接下來請大陸學者們分別報告本身服務單位或學校的研究情形，首先請劉先照教授介紹中國民族問題研究中心的情況。

劉先照(中國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總幹事、教授，大陸學者訪問團副團長)：

中國民族問題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概況，可分以下幾點來說明：(一)現在申請了三十萬元的資金來做研究，但是還不夠。(二)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戰略研究，出了四百多萬字的資料，一本六十多萬字的專著，已經發行到全國。(三)我們正在研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一系列問題，研究報告已經初步出來。(四)我們正在研究中國當前的民族關係，尤其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後，對我們國家民族關係的影響，以及像伊朗、土耳其等國家信仰伊斯蘭教方面對我們的影響。此外，我們與社會科學院和中央民族大學及有關研究所有一點不太一樣，主要是我們以現實問題為主兼具歷史、社會的研究，以此為研究特點。

主持人：謝謝劉先生，接下來請就這個部分開始交換意見。
廖淑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請問您們研究的重點，前蘇聯解體後的一些影響，其注意面如何？還有直到目前其研究成果有無出版品？

劉先照：

我們對蘇聯是採取系統性的研究，從蘇聯建國、列寧、史達林、赫魯曉夫等一直到現在都有研究，蘇聯解體後對我們的影響研究的也比較多，不過我們主要是一些資料性質的東西，編了一些內部資料供研究機構和有關方面參考，還沒有正式出專書。

主持人：接下來請王輔仁教授來為我們介紹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所的教學研究概況。

王輔仁（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民族研究所前主任、所長）：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於一九八三年成立，而民族研究所原本稱作「民族學院的研究部」，後來改成民族研究所，於一九八六年系所合一，變成了一邊是民族所，一邊是民族學系。民族所共分為以下幾個研究部門：1. 東北內蒙古研究室；2. 西南民族研究室；3. 中南民族研究室；4. 西北民族研究室；5. 民族學研究室；6. 歷史教研室；7. 世界民族研究室；8. 韓國文化研究室（現在改成了一個研究所）；9. 資料室和電腦室及辦公機構。全體有五十多位同仁，其中有十位教授，十五位副教授，現在有個新的建制是在中央民族大學下面有一個民族研究院，而民族系所是研究院裡的一個組成部分。

主持人：謝謝王教授，請各位就這個部分提出高見。

廣定遠（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政大民族系兼任講師）：

請問中央民族大學關於滿文、滿語的教學情形如何？

王輔仁：

有位王宗翰先生主持中央民族大學滿學研究所工作，他亦

是國內著名清史專家，滿族史專家，同時也是清史和滿族史的博士生導師。另外，民族研究所的趙展先生亦從事相同的研究工作。

張慧端（政大民族所副教授）：

請問後來成立的民族學研究院和原來的民族學系所，在內容或功能上有何不同？

王輔仁：

在民族學研究院下面，除了我們民族系所外，還有民族理論研究所、中國衍化中心、藏學系和藏學研究所，及民族博物館這幾個機構。可以說民族系所是實體，而民族學研究院是更高一級的單位，負責這幾個單位的學術協調或指導，但實際的運作是在各個系裡。

張中復（政大民族學系講師）：

有兩個問題請教：第一個問題是，改制後的中央民族大學招生方向是否仍像過去一樣以少數民族學生為主要來源？第二個問題是改制後的中央民族大學對南島語系民族的研究，其發展有無明顯的路線可供瞭解？

王輔仁：

第一個問題所提到的招生問題，我們主要還是面向少數民族，但是其中也有部分的漢族；在研究生方面，有多少數民族學生的水平已相當高，在這裡面漢族學生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除此之外，我們也面向港澳台來招一些博碩士生。

汪思杰（政大民族學系二年級學生）：請問民族大學民族學系的教學方向與內容如何？

王輔仁：

民族學系裡的很多老師都是從過去的大學裡培養出來的。

我們的師輩，如林耀華先生、費孝通先生等前輩，都可以算是民族學研究的發端人。我們一般是進行歷史學或是民族歷史和民族學結合的方向，不是單純的用民族學來解決民族問題，而實行多學科的交叉，滲透來解決各個民族的實際問題。

主持人：謝謝王教授，現在我們再請格桑教授來介紹民族大學藏學系的情況。

格桑居冕（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成立已有三年，以前在民族學院有個語言文學系，後來分成漢語系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二個系。少數民族一共包括我國五十六個少數民族，後來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就分為一系、二系、三系等三個系。蒙古語、藏語、朝鮮語是一系，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是二系，其他的少數民族（西南地區）是三系。二年前，藏學系又從一系裡獨立出來，研究的面很廣，不僅僅是藏族的語言和文學，宗教和歷史亦在藏學系的研究範圍之內。中央民族學院於一九五一年成立，藏語專業亦於同年開始成立。藏語文專業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主要是招收漢族的學生，文革期間，漢族及少數民族學生都有，但是沒有考試；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恢復全國統考以後，主要收的是藏族學生。課程主要分為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及專業課三類。

主持人：謝謝格桑教授，接著就請白蔭泰教授介紹中央民族大學裡蒙古語的教學研究情況。

白蔭泰（中央民族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教授）：

蒙古語言文學系現在有五位蒙古語言及文學的教授，有四位副教授，其餘是講師級的（許多是碩士生畢業後留校任教）。關於教學體制方面，西南、西北（藏族及突厥語族民族除外）

）的少數民族都用漢語文來教學，而蒙藏維哈朝這些語言文學專業課程，如果與本民族有關則採用民族語文來教學。例如蒙古語言學、蒙古史、蒙古古代文學史及古文選讀等等，都以蒙古語文授課。而跟其他專業相同的一些共同的課程則以漢語文來授課。至於滿語文專業則以研究「滿文老檔」為其重要目標。

主持人：各位既然對白教授沒有請教的話，我們接著請那日教授來為我們作介紹。

那日（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經濟研究所教授）：

民族經濟是一門較新的學科，也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我們今年以民族經濟學來招收博士生，錄取名額是三名，報名人數是六十七名，這就是競爭趨勢。我的指導思想就是研究民族地區經濟建設當中的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主持人：謝謝那日教授，接下來我們請胡坦教授來為我們介紹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情況。

胡坦（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教授）：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是一九八六年在北京成立的。主要是從事科學研究，不招學生。從今年開始，只招收博士生，有二個專業，一個是藏族史，一個是藏族語言，但還是以科學研究為主。下屬三個研究所，第一個是歷史宗教研究所；第二個是社會文化研究所，主要是從事一些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及經濟學等的研究；第三個是歷史檔案研究所，主要是有關藏族的檔案收集整理和研究（所有的檔案包括漢文及藏文）。另外還有一個中國藏學出版社，定期出版的刊物，叫做「中國藏學」（有藏文版及漢文版）。另外還出一些系統的藏文傳統典籍和現代的研究成果。我們還成立了一個「藏文大藏經」（甘珠爾

、丹珠爾）對勘局，其中甘珠爾第一冊已經出版，我帶來了三部，其中一部贈送給貴所。

主持人：謝謝胡教授，我們等陳慶英所長報告完後再一併開放討論，現在請陳所長報告。

陳慶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所長）：

我們主要是從事藏族歷史和宗教兩大部分的研究，現在共有十三位研究人員，其中有二個研究員，二個副研究員及九個助理研究員；五個漢族及八個藏族。在所以以下共有三個研究室：即歷史研究室、宗教研究室、因明研究室。因明研究室除了研究傳統的因明、邏輯以外，還從事早期的梵文貝葉經的研究。從成立以來，主要有兩項比較大的課題：第一個是元代以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權的政治關係史研究；第二個是在本民族人員從事田野工作有利的情況下，對藏族地區的佛教寺院和轉世活佛的調查研究。在藏族史方面，則始終是結合藏漢文的歷史檔案和藏文文獻資料的記載，進行較詳實的研究。

主持人：

謝謝陳教授。由於在座沒有來自青海的學者，陳教授先前在青海社科院服務很久，可否請陳教授簡介一下青海社科院及青海民族學院的情況，謝謝。

陳慶英：

青海的藏學研究在社科院有藏學研究所及宗教民族研究所。前者主要是從事藏族牧業地區的社會制度及藏文歷史文獻的整理研究。後者主要著重在藏傳佛教的各個教派研究。青海民族學院的研究則包括了青海的幾個民族，除了藏學外，還有蒙古學（特別是青海蒙古、西蒙古）的研究及土族、撒拉族的研究，還有伊斯蘭教的研究。作為民族教育的一個學院，青海民

院在這方面下了較大的功夫，去年還出了一本專著。

主持人：謝謝陳教授。如果沒有要請教的話，接著請杜所長介紹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的情況。

杜榮坤（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

民族所的前身有兩個單位，一個是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一個是民族研究所。合併以後成為社科院人數最多的一個所。主要工作如下：1. 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史和語言調查工作。2. 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整（有文字的民族為它改革或選用文字，沒有文字的民族為它創造文字。3. 在大規模民族調查的基礎上，編寫民族問題叢書；除此之外，還出了語言簡志，由於有的民族有兩種語言，例如裕固族分為東部裕固語及西部裕固語，故五十五個民族共出了五十七本語言簡志。4. 出版歷史性專著（如民族史、政教關係、民族關係等）、民族問題專著及民族語言專著。（編者按：杜先生的報告很長，僅作節錄，欲知民族所近期研究訊息，請參閱杜申先生專文）

主持人：謝謝杜所長。接下來不知道黃顯先生還有沒有補充的。

黃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本所在蒙藏學術研究方面是比較有歷史的。在翁獨健教授領導下組成了蒙古史研究組，出版了許多專著；而藏族史研究組由過去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英文秘書柳陞祺先生起了極重要的作用。柳先生雖然年歲已高但思路敏捷，仍從事藏族史的研究，並且關心著世界藏族研究的動態。柳先生有著長期的西藏研究經驗，並與在三、四十年代就想分裂西藏的外國勢力進行過長期的外交鬥爭；他的許多報告成為我們研究民國史的重要依據，目前他是我們編寫《西藏三百年史》的主要負責人。還有一點：我們所還與社會上的單位聯合，組織一些全國性

的編寫工作，例如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佛學大辭典》，由全國的藏學工作者共同來完成，共有四百多萬字，將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另外我們的直屬編譯部有四百萬字的《中國少數民族歷史大辭典》很快將由吉林出版社出版。

主持人：謝黃教授。接著我們請劉魁立所長來報告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的情況。

劉魁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

我們這個所一九八三年才成立，人數不過五十幾位（約是民族所的四分之一）。底下共有北方研究室、南方研究室、蒙古族文學研究室、藏族文學研究室、當代文學研究室和《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這幾個研究室分別針對自己所從事的少數民族文學問題來進行研究，在這幾年的研究中完成了下列幾件大事：1. 承擔了國家的三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中的重點課題；2. 編寫了中國各民族文學史叢書；3. 五本史詩研究叢書；4. 《格薩爾》的蒐集、整理與出版。除此之外，還有《福樂智慧》、《十二木卡姆》的研究，也有蒙古族史詩《江格爾》的研究。尹湛納希的研究亦是本所較為突出的項目，包括他的生平經歷及其作品如《一層樓》、《泣紅亭》等等皆在研究範圍之內。

主持人：謝謝劉所長，現在先請降邊先生繼續介紹後，再一起討論。

降邊嘉措（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所《格薩爾》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的工作主要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藏族文學研究室，一是格薩爾研究中心。格薩爾的搶救工作從五十年代就開始了，共分成二部分：一是民間的手抄本和木刻本，目前已搶救到

一〇〇多部，其中能整理出版的有八十部，現在已出版了七十二部。二是藝人演唱本，目前已記錄整理了一二〇多部。另至於全所的學術研究方面，以體現史詩研究的最高水平為目標，如少數民族三大英雄史詩《江格爾》（蒙古族），《瑪納斯》（柯爾克孜族），《格薩爾》（藏族），及南方少數民族創世史詩；另外還有劉所長在寫的《少數民族史詩理論》，這些都是國家重點項目。總的來說，不論是藏學或蒙古學，需要研究的很多，但是民間文學和當代文學也還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主持人：謝謝降邊先生。接下來我們請趙雲田先生來介紹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情況。

趙雲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近史所有好幾個研究室，跟蒙古學和藏學有關的就一個通史研究室，主要是研究元明清，其中涉及到的蒙元史就與我們有關了。這個研究室目前正在進行一個通史的寫作，從我們所來看，它的蒙古學和藏學比較薄弱，不是它的全能產品。針對這次會議，我想做點補充：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課題與這次會議的內容很相近，最近出了幾套書，一套是北京圖書館複製中心出版的《中國邊疆史地資料》，還有一套是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的關於邊疆史地的研究叢書，因此我覺得這個單位雖然人少，但開放性大，把東北、雲南、西北好多學者組織起來出版了很多書。

主持人：謝謝趙先生。現在把時間開放給各位就以上社科院各單位的報告提出問題。

沈衛榮（德國波昂大學博士候選人，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剛剛趙先生提到通史研究室的蒙元史較弱，但是中國蒙古史學會會長、中國元史學會會長就在他們這邊，蔡美彪是研究

蒙古史數一數二的有名人物，不知為何有如此出入。

趙雲田：

現在蔡先生的課題已往下延伸，他編《中國通史》的前一冊已經編完了，現在準備編一八四〇年以後到一九一一年以前的這一段歷史，這是我們所裡確定給他的重點。

主持人：現在我們請郭卿友教授介紹西北民族學院的情況。

郭卿友（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

我們招生對象牽涉到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蒙古及四川等七個省（區），現在共有十八個系、五十個專業，及西北民族研究、西北歷史研究所、格薩爾研究所等三個研究所。從去年開始，我們的研究主體由蒙藏維回四大民族轉至甘青五個特小民族，即保安、東鄉、撒拉、裕固、土族等五族。第二個變動是加強對西北民族文化藝術的研究，因此成立了西北文學院文化藝術研究所。我們學校創辦的刊物《西北民族研究》，一直是以西北民族為主要研究對象。

主持人：謝謝郭教授。接下來我們請內蒙古教育學院滿昌教授來作介紹。

滿昌（內蒙古教育學院教授）：

教育學院裡有一個蒙古語言文學系，但沒有民族學或蒙古學方面的研究所。現在蒙古文學方面，主要突出的研究是蒙古薩滿和蒙古喇嘛教文學，蒙古薩滿已經成為蒙古文學領域的一個單獨系統，比如過去的蒙古文學是書面文學、口頭文學，現在加進了薩滿文學和喇嘛教文學，喇嘛教文學剛剛開始，薩滿文學的面則比較廣，宗教或文學方面皆不乏研究者。

主持人：謝謝滿昌教授。現在請周所長報告四川民族研究所的研究概況。

周錫銀（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長）：

四川有十四個世居的少數民族，而且藏族一〇〇萬，僅次於西藏；彝族一八〇萬，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彝族聚居區；另外羌族二十多萬，是目前全國最集中的地區；土家族也有一〇〇多萬。我們的研究重點是在四川的彝族、藏族、羌族、土家族，和西南的一些少數民族。我們的科研成果如《藏漢大辭典》，也搶救或複製了很多的藏文典籍，並加以整理；此外，也有《彝漢大辭典》、《羌族史》及其他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

主持人：謝謝周所長。接下來請任先生介紹四川社會科學院的情況。

任新建（四川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中心主任）：

四川的藏學研究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是走在全國前面的，但是五十年代以後就消聲匿跡了，最近這十多年來又有了很多的發展。以四川社科院而言，歷史研究所設了一個藏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室，主要是研究四川藏族的歷史文化。從去年開始，我們新成立了一個抗戰研究中心，研究範圍包括經濟、政治及理論性的課題，共有四十個人，九成是高級研究員，著名藏學家劉立千先生等人都在這個單位。另外四川還成立了一個藏學研究會，舉辦一些活動。

主持人：

謝謝任先生，不知道羅潤蒼先生有沒有什麼補充。如果沒有的話，接下來請廖東凡先生介紹一下《中國西藏》雜誌的情況。

廖東凡（北京《中國西藏》雜誌主編）：

《中國西藏》雜誌是一九八九年創刊，現在每年出十六本

（六本漢文，六年英文，四本藏文）。社裡共八個人（三個藏族，五個漢族），我們編輯雜誌的同時，還做一些把西藏的文化推向外部的工作。去年我們就組織了西藏民族歌舞團到台灣來演出和訪問，去年秋天也在拉薩開了一個西藏民俗研討會。今年我們準備和西藏有關方面合作出兩本書，一本是和西藏社科院合作出版恰白·次旦平措為主編寫的《西藏通史》，共八十萬字，已全部翻成漢文（陳慶英教授是主要翻譯者，光他一個人就翻譯了三十萬字）；另外我們和香港三聯書局合作出版一本西藏畫傳，主要是通過西藏的考古、文物、畫片來表現西藏一千多年來的歷史。

主持人：謝謝廖先生。接下來我們請旺久先生介紹在西藏出版界的一些情況。

旺久（西藏人民出版社副評審）：

西藏人民出版社做為西藏的唯一的人民出版社，承擔了全區的教材和藏漢文的圖書出版。從一九七一年成立到現在這二十多年來，共出版了一千多種圖書，得獎的圖書有七十八種。近十年來，除了整理編輯大量的藏文古籍書以外，還有一些當代的文學的創作性書籍也比較多。此外，還有一些合作圖書，如《藏漢大辭典》的合作出版。有系統的圖書，除了藏文的《格薩爾》外，還有三種有關藏學的漢文圖書，一個是《西藏歷史叢書》，目前已出了二十幾集；一個是《國外藏學譯文集》，大部分是國際知名藏學家的一些文章，將之翻成漢文出版；另一個是《國外藏學叢書》。我們有計畫的為這三套叢書每年都出一期，在經費允許之下，《國外藏學譯文集》會盡量多出一些。

主持人：謝謝旺久先生，請問《西藏文史資料》是否還在繼續出

版，如何能搜集到？

旺久：

《西藏文史資料》是由西藏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出版的，由於稿件來源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出版上有其困難，但是卻沒斷過，可向他們購買。

主持人：謝謝旺久先生。現在請來自澳門的上官劍璧女士及來自德國的沈衛榮先生說句話。

上官劍璧（中國西藏喜馬拉雅奇跡考察研究會顧問）：

目前我的研究重點是轉到藏族地區的經濟開發工作，因為我認為一個地區的安定團結發展，經濟是主要的，如果藏族人民都能過富裕美好的生活，我想這個地區很多問題都能解決。目前我自己的親身實踐包括與藏族地區做生意，從做生意的過程中，理解到很多問題，例如：森林的開發問題、水土的流失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係問題等等；亦理解到了在經濟開發工作當中，應該怎樣使國家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經濟方面又該如何配合，這是我既在研究也在實踐的題目。

主持人：

謝謝上官女士。沈先生說因為時間不夠的關係，他的意見希望留到研討會再說。現在請史習成教授再做幾點補充。

史習成（北京大學東方學系教授）：

我們與北京其他單位有些分工上的不同。我們偏重於研究喀爾喀語言，用的是基立爾蒙文，即大家所稱的新蒙文。我們編有喀爾喀語的教科書，也出了研究現代文學的文章。

主持人：謝謝史教授。最後請占巴札布團長再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占巴札布：

非常感謝政大民族所給我們這個機會與台灣的同行們開始進行學術交流。我感覺到台灣學者對中華民族的民族學研究相當重視，不僅有老一輩的學者，更令人高興的是參加此次座談會的還有很多年輕的民族研究工作者。在此也期許年輕一輩的研究工作者能夠青出於藍。

主持人：

就研討會而言，時間永遠是不夠用的，很抱歉無法讓各位暢所欲言，這點缺憾，就如剛才黃顯先生所說的，如果各位同

意的話，我們將另外擇期再分別舉辦二場「蒙古學」和「藏學」的交流座談會，予以彌補。在此順便向各位打個廣告：我們過去所出版的《西藏研究會訊》，已決定改名《民族研究會訊》，自今年三月起繼續出版，在此懇請各位能夠把你們的研究訊息、書評、和研究方法探討之類的文章，寫來與大家分享。至於學術性的文章，也歡迎投給我們的《民族學報》。如果沒有其他指教的話，這次歷時近四個小時的座談會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參加。會後請大家移駕西餐廳，一起參加歡迎餐會。

中國邊政協會第三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

時間：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六十一號聯勤信義俱樂部集賢廳

出席：如簽到簿

列席指導：李厚高委員長

主席：林理事長恩顯

一、主席致詞：

記錄：馬普東

李委員長、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會員：今天是本會第卅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首先熱烈的歡迎各位的光臨指導和參與，也藉機感謝蒙藏委員會、內政部、中央社工會、教育部等有關單位的指導和經費補助，和各位會員先生女士合作配合，使本會會務能順利進行。

今天的年度會員大會除報告並討論會務工作外，我們也借此機會歡迎李委員長主持蒙藏委員會，並希望今後對本會多予指導和支持。等一下我們將恭請李委員長給我們專題演講。

本會為一研究並聯誼國內邊疆少數民族的全國性人民團體，在人力、財力有限情況下，持續出版「中國邊政」季刊，並舉辦演講座談等活動，今後尚請各位會員女士多多參予指教，以求會務的發展。敬祝 新春吉祥，新年愉快。

二、來賓演講：蒙藏委員會李委員長厚高：「蒙藏委員會政策方向

一（略）

三、會務報告：廣秘書長定遠

(一) 舉辦各種會議

本(八十三)年元月八日舉辦第三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元月二十九日舉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二月二十六日舉行秘書處同仁會議，五月十四日舉行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八十四年二月十一日舉行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 舉辦學術演講會

八十三年元月八日會員大會中邀請蒙藏委員會張委員長駿逸演講，元月二十九日邀請趙振績、桑秀雲教授演講，五月十四日邀請俄國雅洪托夫博士演講。並規畫兩岸少數民族研究、教學座談會，八十四年我國少數民族於文化系列演講計畫。

(三) 按期並改進出版「中國邊政」季刊雜誌四期。

(四) 協助增進蒙藏工作

八十三年三月九日常務理監事與張委員長座談餐敘。五月一日林理事長代表參加吉思汗祭祀及活動。七、八月間協助中等教師蒙藏研討會演講，九月十五日代表參加蒙藏會改制座談會。

(五) 加強與有關單位關係並爭取經費補助

增進與蒙藏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中央社會工作會，及國父紀念館、中央圖書館等聯繫與關係，並爭取經費補助。

(六) 增進會員間聯誼

六月十二日阿不都拉前理事長返國餐會。八十四年元月十一日歡迎前任理事長阿不都拉、前常務理事伊西娜珍、格桑群佩返國餐敘。

四 提案討論：

(一) 本會八十三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附件一)，提請審查案。

決議：經翁常務監事福祥報告監事會審查情形後通過。

(二) 本會八十四年度工作計劃要點及經費預算表(附件二)，提請討論案。

本會八十四年會務工作要點計劃草案：

1. 舉辦學術演講與座談
 2. 出版「中國邊政」季刊(年四期)
 3. 協助蒙藏委員會及相關單位舉辦學術文化活動
 4. 按期召開理監事及會員大會活動
 5. 增進會員聯誼活動
- 決議：通過。

五 臨時動議：(會員自我介紹及會務建議要點)

(一) 常務監事翁福祥

1. 本會繼續籌辦組團赴大陸訪問邊疆各民族。
2. 「中國邊政」季刊稿開放蒙藏以外少數民族完備稿件。

(二) 廣秘書長定遠

1. 改進中國邊政季刊編輯及發行。
2. 減少對蒙藏委員會的依賴，擴大與各有關機關單位的關係。

(三) 戴招元會員

徵求有關團體支持推展本會會務，如參與大陸訪問團等活動。

六 新春餐敘



智慧藏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 一、本刊以報導社會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藏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 六、來稿請寄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李憲章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 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 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二九期

名譽：阿不都拉
發行人：宋念慈
社長：李啓銚
主編：劉學銚
電話：三五六一八〇
副主編：李憲章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公館打字行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一號二樓一
電話：三六三三五四
定價：一〇〇元